

華嚴疏鈔懸談卷第二十 Door3_061-02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二十 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

第四法性融通門者，謂若唯約事，則互相礙，不相即入；若唯約理，則唯一味，無可即入。

這個即呀，就是這個；入，是由另外一個入到這一個，這叫入。那麼即呢，就不需要入；入呢，就不是即。所以這個「法性融通啊」：本來法性它就是融通的，又何必說融通門呢？那麼本來這個人就是個人，何必又起個名字呢？這個法性，就是這普通的人；融通，就是這個名字，融通就是這個人的名字，說，啊，他融通了。

所以呀，講佛法，你不要以為呀，這是很深，本來呀，很平常的；要太深了，那就不是這個平常的佛法了；因為這個佛法，人人都可以懂。為什麼我們人不懂呢？聽了還不懂？就因為我們貪的太多了，肚子裏邊呢，這妄想也太多了；所以把這個平常的事情也就都忘了，講出來也不明白，就是這麼回事！啊！什麼叫就是這麼回事？還不明白？

那麼所以說，「謂」：謂，就是說；說什麼呢？說，「若唯約事」：單單指這個事相來講；事，就是事相，你可以看得見，你可以聽得見的，你可以找得到的；不是啊，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嗅之無味的。這個理呢，就是視之不見，你看也看不見，理，什麼色的？沒有。什麼樣子？沒有。什麼滋味？沒有。

視之不見，你看也看不見；聽聽，啊，不像那個radio，你一說，啊，build million houses needs million, million dollars（蓋百萬棟房子須要百千萬元），這你

聽見了。這聽不見的，本來是這個，你就聽不見了，聽之不聞。嗅之無味，你想聞聞它什麼滋味，也聞不到，這就是個理。那麼這個事啊，和這個理就是不一樣的。

那麼說不一樣，是兩個嗎？又不是。事就是理，理就是事；那個事啊，在理邊，理呀，也在事邊；事理無礙，理事融通，就是這個！你不要離開那個事再找那個理，也不要離開理，再找這個事，那又弄錯了，你又啊，啊，張三就是張三，李四就是李四了，沒有啊，到那個融通上；張三也是個人，李四也是個人，這叫融通了，**都是個人**，啊，互相無礙。

究竟說的是什麼？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這個！

啊，所以說，若唯約事，「則互相礙」：你若是啊，不明白這個理，單單執著這個事上啊，生出一種執著這個事，啊，就則互相礙了；啊，事也不是理，理也不是事；事就是事，理就是理，啊，分的，這就叫互相礙了。可是啊，互相礙，就互相啊，「不相即入了」：也不是，事就不是理，理就不是事；事就是事，理就是理；不能啊，互相融通，不能相即，也不能相入了。

「若唯約理」：你若單照著理這方面來講，單講道理，不講事相，「則唯一味」：就是一個，沒有分別，沒有那麼多的麻煩，就是一味；一味，就是一個道理，沒有多的道理。「無可即入」：那麼**既然是一味了，又有什麼可即的？本來也沒有兩個，即什麼？啊，本來也不是兩個，又入什麼？啊，事就是理，理就是事；那麼這個理包著這事**，所以呀，也沒有相即，也沒有相入了。這要按著單單按著理來講，就是沒有這個即，也沒有入了。

那麼現在這個**理事無礙，理事圓融**；在理上你就明白事，在事上你就明白理，這叫啊，把你的執著破了！破你的執著了，就是融通了，這法性融通了。

那麼這個中美佛教會呀，人，一天比一天多了，啊，這也就一門呢，分出十門來，十門又分出百門，百門又分出千門，千門就分出萬戶，千門萬戶。這個千門萬戶的人呢，到我們這個一門裏頭來。這個怎麼叫「一門」呢？就是不二法門！所以說，「一切眾生入不二門，同證三覺地」，這是我們的這個門的對聯，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

不要啊，我們這個對聯是這樣子，完了人家問你們，說，噢，我看你們那是一切眾生入不二法門，同證三覺地，這是說的什麼？你把眼睛一瞪，我也不知道？就像我講經似的，啊，你問我是什麼？我也不知道？就這樣子。

這樣子啊，在理上講可以，在事上啊，講，就不可以了。因為我們現在講經是講的理，我說也是理，無說也是理；所以呀，或者把眼睛閉上，或者把眼睛睜開說不知道，這可以的，在外邊就不可以的。外邊因為你要說不可以，你若說不懂啊，他就啊，認為你是真不懂。在這呢，我說我不懂啊，你們說，喔，和我們講笑話呢！那麼究竟我懂不懂呢？我自己知道，你們還是不知道？

我所以說這個千門萬戶，這眾生；入不二門，這是我們這一個門。這一個門，幹什麼呢？同證三覺地，證這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這三覺地。

那麼可有一樣，你們有親戚有朋友，他要來聽經，你們頭一樣要告訴他，告訴他什麼呢？說，到我們這個不二門裏邊，第一，不准抽香菸。第二，不准喝一切的酒類，這個酒啊，就包括一切。第三，不准吃毒藥，啊，不准吃那個見神見鬼的那種藥，不准吃那個能上天的那種藥，告訴清楚他。

你若能守我們這個不二門裏邊的規矩，你就來；要不守的話，老實不客氣，就不要來。無論你是誰，都是啊，要這樣子對他講；甚至於對你的父親、母親，他若來，啊，都是這樣說。有的人呢，歡喜規矩，有的人不歡喜規矩，我們現在是為這個歡喜規矩設的這個不二法門。

所以你到這個不二門的裏邊，是龍，要蟠起來；是虎，要趴那個地方；啊，不要咬人的，那個龍啊，也不能飛；虎，也不能跳的；這叫「降龍伏虎」。無論你是誰，你到了這個不二法門裏邊，你就是一個，不是兩個。什麼一個？和不二法門裏邊這個人，都變成一個了，不是兩個，記得嗎？

我們這，他誰怕我們這的規矩，他不敢來，那是啊，已經我們教化他了；他若來了，不守規矩，那也是沒有教化他；他若沒有來，他已經怕了，哦，那規矩厲害！那已經我們這個佛法已經教化他了，他知道我們這有規矩。他到這來，他不知道我們這有規矩，那沒有教化他。

Door3_062-024

今則理事融通，具斯無礙，謂不異理之一事具攝理性時，令彼不異理之多事，隨所依理，皆於一中現；若一中攝理不盡，則真理有分限失；若一中攝理盡，多事不隨理現，則事在理外失。今既一事之中全攝理盡，多事豈不一中現？華藏品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法界即事法界矣。

在前邊說，這個事啊，就是有礙；理呢，就是無礙。要是約這個事講，就互相礙，就不會相即，也不會相入；要是依照這個理講呢，只有一個理，就沒有啊，這個相即相入了。

「今則理事融通」：那麼單約理也有所執，單約事也有所著，所以呀，那麼現在把這個事理合起來，事理融通，圓融無礙，所以說「具斯無礙」：具足啊，這個無礙的道理。這說的什麼呢？說啊，這個事在理裏邊，理也在事裏邊，事理呀，本來沒有分的。

所以說這個「不異理之一事」：那麼一事不異理，多事也是不異理；那麼一

理不異事，多理也不異事；這是啊，互相，啊，「具攝理性」：具足啊，互相收攝，互相無礙。「令彼不異理之多事」：使令啊，彼，就是那個；不異，哪一個呢？就不異理，和理呀，沒有分別那個多事。「隨所依理，皆於一中現」：啊，隨所依這個理呀，你無論你是什麼理，皆於一中現，在這個一各事裏邊，現出這一切的理。

「若一中攝理不盡」：假設這個一事啊，不能攝盡，攝這個完全呢，這個道理，沒有窮盡。「則真理有分限失」：那麼既然這個一事啊，攝理無盡，那麼這個理呀，就有分限了，它有界限了，有一個邊際了，有一個限度。啊，但是這個理沒有一個邊際，沒有限度，所以說失，你要這樣講就有這種的過失。「若一中攝理盡」：假設一中，這一事中，攝啊，把這個理攝盡了。

啊，「多事不隨理現」：那麼其餘的事啊，不隨這個理現，啊，現前。「則事在理外」：這個事啊，就在這個理外邊，不是啊，圓融，在理外啊，這也有過失。所以現在「今既一事之中，全攝理盡」：在這個一事，就具足啊，全理，能攝理呀，能把這個理攝窮盡了。

「多事豈不一中現」：那麼多事，啊，在這個一事裏邊也現；多理，在這個一事中也現。那麼一理，在這個多事中，也具足啊，這個全體；多理呢，在這個多事中，也具足全體；所以呀，它是互相攝，互相無礙的。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在華藏品裡說了，在這個華嚴經啊，華藏品裏有這麼幾句就說了，說，「華藏世界所有塵」：華藏世界所有的微塵，這個微塵太多了！「一一塵中見法界」：在每一粒微塵裏邊呢，都現出這個圓滿的法界。法界即事法界矣：這個法界就是事法界了。那麼理法界在什麼地方？就在事法界裏邊，也沒有跑出事法界的外邊。

啊，那麼在一個禮拜吧，三、四個禮拜前，有一個中國人，又有一個美國人，這個中國人呢，會說美國話；這個美國人呢，又會說中國話；不單會說中國話，會說中國的這個廣東話Cantonese他會說。那麼可是啊，他來到這聽經，啊，說是聽經，但是不念佛，不跟著繞佛，念佛的時候，他們坐到那個地方，像個木頭似的；人家拜佛的時候，他也坐到那個地方像木頭似的，啊，又像那關公似的。這關公啊，坐那，不會動彈，因為他是木頭。

那麼他們雖然是個有氣血的，但是也願意做這個木頭，做個木雕泥塑在那個地方。那麼泥塑木雕的這不要緊，那麼他願意做就由他做囉！誰管你那麼多呢？你願意做泥巴就做泥巴，願意做木頭就做木頭，你願意做糞就做糞，啊，願意做那個清水就做清水，隨你自己願意。

那麼講完經他就啊，提出問題來問，什麼問題呢？就是這個法界！他說，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不說這個，我這人還可以原諒原諒他這個木頭和泥巴；因為他又提出這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哦！你是懂一點這個道理了，你是明白一點佛法囉！明白佛法，為什麼你要做木頭？為什麼你要做泥巴？為什麼你不循規蹈矩？為什麼你要標異現奇？

所以這時候，那麼你既然懂了，你就要啊，拿出一點東西來看看！隨時我就問他了，我說什麼叫法界？講，講不出來了！這個為什麼呢？就是沒懂，就是因為只知道做木頭！只知道做泥巴！那個木頭和泥巴，沒有能啊，圓融無礙，就是那個事理沒融通，就是現在所講這個事理他不融通。

所以呀，他說，我是個木頭！啊，又覺得我是泥巴！可是又要想懂，說一點佛法；雖然說一點，這是等於那個石頭人，和木頭人，泥巴的人，只能說不能行；啊，所以我問他什麼是法界？說不出來了！

現在我用這個問題來問你們各位，什麼是法界？說一說看！「**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第一義，就是啊，代表法界！所以你們無論講的，沒有講的，都是法界。這個果護啊，本來他想這麼說，但是他說錯了，他說，法界不可問，法界不可說；但是還可問，還可說；究竟，他有一點清水、又有一點泥；一攪，就攪亂了！他的意思啊，認為是圓融無礙的，但是啊，只有圓融，沒有無礙。

那麼現在我告訴你們，我們所說的，無論說的什麼，都是沒有跑出法界之外，所以說，「無不從此法界流」，這叫你說什麼說、說、說、說，願意怎麼流怎麼流，都是從此法界流；那麼說來說去都是法界，噢，所以叫「無不還歸此法界」。

這是啊，那個美國人，和我們那個中國人，他們兩個所不明白事情。所以一問他，他就沒有話講了。但是沒有話講是沒有話講啊，還是啊，在這個法界裏邊，沒跑出這個法界去。為什麼呢？不單他們沒有跑出去，連佛也沒有跑出這個法界之外。

這個法界是什麼呢？就有十法界，十種法界，不是一種法界。十種法界是什麼呢？第一種，是「佛法界」，啊，佛法界，怎麼佛又有個法界呢？那佛豈不也有了執著了嗎？啊，佛是無在無不在的！怎麼又有個佛法界呢？這個**佛法界，就是眾生法界**。那麼，為什麼不叫眾生法界又叫佛法界呢？因為眾生是從這個法界來的，做眾生；那麼眾生啊，也可以成佛，所以呀，佛法界又可以叫「眾生法界」，又可以叫「心法界」；這啊，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ㄉㄩ)，三無差別(ㄉㄩ)，我念錯了，因為我跟著他們念慣了，現在自己念上來，就念成一個差別(ㄉㄩ)，差別(ㄉㄩ)，三無差別，這是個佛法界。

那麼其餘還有菩薩法界，聲聞法界，緣覺法界，這叫四法界。菩薩，不是一位菩薩，無量無數無邊那麼多的菩薩；佛，也不是一位佛，無量無數無邊那

麼多的佛，所以呀，才成了一個法界，啊，成了一個法界。

這個阿羅漢，就是聲聞呢，緣覺，辟支佛，也都是無量無邊無數那麼多，所以呀，成出來一個法界。啊，天人，也有無量無數無邊那麼多，所以有個天法界。人，也有無量無數無邊這麼多的人，這有個人法界。阿修羅，啊，也有也有無量無數無邊那麼多，沒有法子說清楚有多少，你再大的算數，這個算學家，你也算不過來這個數，這是人法界。

你看看，這個世界說，啊，這個國家有七億人，那個國家又有六億人，那個國家又有五億人，那個國家又有四億人，啊，你這麼算出來了，今天有四億，明天就有四億半了，明天又有五億了，噢，沒有一定的數目。或者今天你算出四億，明天又變成兩億了，為什麼呢？那個地震了，把這個人都捲到地裏頭去了，你說你怎麼算出來這個一定的數目？沒有辦法算的出來的！那麼這人法界。

「阿修羅法界」，也是這樣子。「畜生法界」，更是，啊，你看，這個地方就有這個畜生，沒有那個畜生；那個地方又有那一種畜生，沒有這一種畜生，這整個世界你說有多少種類？百千萬億種這個畜生的種類。畜生裏邊又分出來，在天上飛的畜生、地下走的畜生、水裏跑的畜生、在地裏頭住著的畜生有多少？這一個國家你就數不過來有多少種類，那整個世界更數不過來了；所以呀，這個畜生法界，也是無量無邊無數的。

這個「餓鬼法界」，餓鬼，你不要說以為鬼，哦！紅眼睛的，我知道；那鬼呀，牙有兩尺半那麼長，哦，那最厲害了！那個鬼呀，腦袋是三瓣瓣的，啊，那個鬼呀，又是四方頭，不是就你知道那幾個鬼那個樣子，那鬼也有千千萬萬無量無數無邊那麼多種的鬼呀，有大鬼，有小鬼，有黑鬼，有白鬼，有黃鬼，有紅鬼，你說這鬼有多少？有藍鬼，這不是這個什麼！這個什麼鬼都有。

有有財鬼，有無財鬼，有這個有臭鬼，有無臭鬼，有這個餓鬼，又有飽鬼，又有大頭鬼，啊，又有小腳鬼，啊，你看這鬼，沒有數那麼多，沒有法子告訴你那麼詳細的，鬼也是有無量無數無邊那麼多，這鬼法界。

「地獄法界」，這個地獄，說那沒有地獄的！沒有地獄，怎麼會有的天堂？你若知道有天堂，就應該有地獄的。所以呀，這個地獄也是無量無邊，不是就一個地獄。那個地獄也不是像我們人間的監獄，那個人用這個鋼筋水泥造好了放到那地方，那個窗用鐵枝放到那個地方，人你圈裏頭跑不出去了，地獄不是那樣子！

地獄是啊，等你到那時候，自然現出來的！你在生啊，造善事就不會有地獄；你造惡事，你殺人呢、放火呀、啊，偷東西啊，啊，去做種種的壞事啊，或者殺父親呢、殺母親呢、殺阿羅漢呢、破和合僧啊、你譏謗三寶啊，這都是要地獄的，入地獄的；入地獄，就在那啊，受苦，永遠沒有出來的時候。所以地獄法界也是無量無數無邊那麼多，那麼多的。啊，這就叫法界，這十法界。

那麼每一法界裏頭，又可以分出來有十種法界，這百法界；啊，百法界，每一界裏頭又分出來十法界，千法界，萬法界，萬萬法界，這法界也是無窮無盡。所以，啊，我們今天所講的都是法界，沒有不是法界的。

所以這才說，啊，這就是啊，「見法界，這個法界即事法界矣」：這個就是講的事法界。那麼理法界在什麼地方？也就在這事法界裏邊，沒有跑到這外邊去。你不要在這個事法界外邊再找理法界，理法界外邊又找事法界；那又弄的一界不界了，一法不法了，啊，又要去睡覺去了！

這個事法界、理法界、千法界、萬法界，都沒有出去啊，你我現前這一念的**心法界**！這個心法界你若研究明白了，一切法界你就都明白；心法界你若沒

有研究明白，一切法界就都啊，不會明白，就等於睡著了一樣。

那麼有的人呢，現在就生大歡喜了，說，哦！那這我有辦法了，我要去啊，讀心理學了，唉，這個心理學，不錯，就是心法界；可是啊，讀心理學的，都是啊，研究其他人的心理，**沒有研究自己的心理**，所以這又跑的越跑越遠了。啊，拿著這個心理學來去啊，賺錢，啊，有這一些神經病的人呢，就要找心理學了，看心理學醫生；這個心理學，不管你的心理如何，先拿來twenty dollars！就因為這twenty dollars，心理學也變成嘛！不明白心理學了，啊，就明白twenty dollars。

怎麼呢？你來看一次，twenty dollars；今天看完了，明天再來了；啊，明天看完了，明天再來了；哦！twenty, twenty, twenty, twenty, twenty, twenty，這一生就是twenty了，啊，沒有到thirty，也沒有到forty；但是把這個心理就耽誤了，**盡外找心理**，找人家心理，不找自己的心理，所以呀，這是一個大錯誤！你們各人研究研究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這種關係？所以心理學的醫生，始終不明白法界的。

由這種的關係呀，我不是不叫你讀心理；你**讀自己的心理**，不要讀他人的心理；啊，問問你自己怎麼回事？為什麼你就啊，人家罵你，你也不高興？人家說你一句不好你就發脾氣？誰叫你發的脾氣？就這一個字，就可以令你呀，歡喜；一個字，可以令你呀，生煩惱？

好像以前我對你們說過，我很小的時候，和我們那個一個出家的師兄弟，啊，我過年寫「智慧如海」，他就念，智慧如海、智慧如海、智慧如海！我在那裡我就說了，我說，看你業力如海！哦！他立刻就發脾氣！啊！你怎麼看我業力如海？啊！我說，我看你業力如海，就看你業力如海了嘛！還怎麼樣看的？

我說，我說你業力如海，業力有善業、有惡業，我說你是善業如海，才能出家做沙彌，這不對嗎？喔！那你真是辯才無礙！我說，這個不是我的辯才，只是一個字的沒有說明白，不是辯才，就是一個字沒有說明白，你就發脾氣了！所以他，哈，唉，那麼就這一點差，啊，心理學就不明白了？那麼我們現在每一個人研究研究自己的心，**你為什麼這麼顛倒？**

Door3_064-026

斯即總意，別亦具十玄門。

一，既真理與一切法而共相應，攝理無遺，即是諸門諸法同時具足。

「斯即總意」：斯，就是指著啊，前邊所說的這一段文。前邊這一段文，就是啊，所說的這華藏世界海。在這個華藏世界海裏所有的微塵，每一粒微塵呢，都具足這個法界，所以才說啊，「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這個法界，說來說去，就是你我現前這一念的真心；這一念的真心，具足十法界，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就十法界呀，都離不了這個眾生的一念心；所以說，「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那麼所以這是說的這個斯。斯即總意，這個前邊所說這一段文，這是總起來呀，說的，這個大略的意思是這樣子。

「別亦具十玄門」：那麼這個總意是這樣子，別意呢，也具足有啊，蔗各十種的玄妙之門，十種。那麼下邊呢，就分析清楚了，說明白十種的詳細門。

一，「既真理與一切法而共相應」：這個真理，什麼是真理？果道說了，說他得到啊，這個真理了。得到真理什麼呢？什麼是真裏呢？在他打木魚的時候得到的；得到什麼樣子呢？這個證得這個真理，自性的理體，就是證得法界的理體。

他在這個打木魚的時候，有很少的一個時間呢，他覺得內無我、外無人、遠無物，啊，但是還在打木魚；可是啊，沒有把木魚打碎了！要把那個木魚打碎了，那就真會明白了！那個木魚還是木魚！

那時候，不單把木魚打碎了，把虛空也打碎了，啊，把法界也打沒有了，那才是啊，真證得那個真理的境界了。

啊，這個真理呀，是與一切法而共相應，不是在這個法外有個理，理外又有一個法，它與一切法相應；不單與一法相應，與一切法都相應的。怎麼叫相應呢？相應，就是和平共處，現在這新名詞，叫和平共處！啊，這就相應了。你也不妨礙我，我也不妨礙你；你還是你，我還是我；可是我也不礙你，你也不礙我；這個礙是妨礙的礙，障礙的礙，不是那個情愛的愛，你們要啊，弄清楚了。

那麼這個礙，是無有障礙，互相無有障礙，不壞本體。那麼互相無有障礙，譬如，我不障礙你，一定要我隨著你轉，才不障礙你；你若不障礙我，你要隨著我轉，隨著我來轉，你才不障礙我。這個境界呢，還不要，你也不需要隨著我轉，我也不需要隨著你的境界轉；互相不動，互相無礙，互相動，也互相無礙，這叫相應，與一切法相應。

啊，「攝理無遺」：攝，就是攝盡這個真理，啊，也無欠無餘，沒有啊，一點點的多，也沒有一點點的不夠，這攝理無遺，一點也沒有剩；那麼有多的沒有呢？也沒有多的，也沒有少的。這也就是「無大無小無內外，自休自了自安排」，這個叫攝理無遺。

「即是諸門諸法同時具足」：這個也就是這一切的玄妙之門，啊，一切的玄妙之法，同時具足；同時具足諸門，也同時具足諸法；啊，互相幫助，互相

無礙，互顯互融。這個諸門，也就是顯諸法；諸法，也就是顯諸門；啊，諸門，又是融諸法；諸法，也就是融會諸門；啊，這同時具足。

二，既如理能包，亦如理廣徧，而不壞狹相，故有廣狹純雜無礙門；又性常平等故純，普攝諸法故雜。

第二個玄門，這說的前邊呢，「事既如理能包」：這個事啊，和這個真理，一切事不外乎真理，真理也沒有出去這一切事；所以呀，說啊，事既如理，事既然呢，和這個理是一樣的，它也能包羅萬有。啊，「亦如理廣徧」：也好像這個理啊，這麼廣徧，這麼樣啊，圓融無礙；「而不壞狹相」：雖然這個狹小的相啊，這個事也不壞，理也不壞，不壞這個狹小的相。

「故有廣狹純雜無礙門」：因為這種的道理，所以呀，在這個華嚴經上又有這個廣，和這個狹；廣，就是寬廣；狹，就是狹窄；這寬廣和狹窄，純雜無礙門，純，就是純一；雜，就是眾多。什麼純呢？這個真如自性是平等的，啊，是一味的，是純的，所以呀，啊，這個叫純。什麼是雜呢？雜，就是啊，諸法，一切諸法呀，因為這個諸，所以叫雜了。諸，就眾多了，眾多就雜。

那麼雜會不會亂呢？可是，不亂，雜而不亂，啊，純而不一。純，本來是一，但是你也找不出一個的，可是，純，因為什麼呢？它是平等的。雜而不亂，它不混合，還是啊，有條不紊的；啊，還是啊，青色是青色、黃色是黃色、紅色是紅色、白色是白色；雖然很多這個法聚會到一起，這是雜；但是它可是有章的，本來雜亂無章啊，這個雜而有章；雖然在一起，可是萬法的本體，它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呀，這叫雜。

為什麼說它這個雜無門？這是根據真如的本體。真如自性本體，它是平等平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一個純。那麼真如自性的本體能普攝諸法，一切諸法都是以真如為本體。所以它隨緣不

變，不變隨緣；常隨緣，常不變；常不變，常隨緣，這種的境界，這叫真如普攝諸法，所以呀，這叫雜，這叫廣狹純雜無礙，互相無礙。所以呀，第二，就是廣狹純雜無礙門。

你們這些個學佛法的人，有的開悟的，有的證果的，有的沒開悟的，有的沒有證果的，我們現在呀，遇到一部經，你們大家來念一念，看看呢，念的怎麼樣？

Door3_065-027 59.華嚴經疏懸談淺釋-第三門-宣化上人

三理既徧在一切多事，故令一事隨理徧一切中，徧理全在一事，則一切隨理在一事中，故有一多相容門。

前邊說這個真如啊，平等，這個所以呀，它是純；又這個真如呢，它普攝，所以又說是雜。那麼現在呀，「理既徧在一切多事」：這個一理呀，既然能普徧在一切多事的裏邊，所以呀，「故令一事隨理徧一切中」：那麼假設就是少事，不是多事，這一事啊，也徧這一切理中；這一切理呀，在一事中就有了一切理；啊，那麼一切中呢，一切事中也有一切理了中。

「徧理全在一事」：那麼多理呀，在這一個事裏頭，「則一切隨理在一事中」：那麼一切理呀，一切的事，一切的理，也在一事這裏邊。「故有一多相容門」：所以呀，又有一多相容門。一不礙多，多不礙一，一多啊，相容，互相啊，融通。這一，就是一法；多，就是多法；這一事，是一法，也就含呢，多法、多理、多事；那麼多法、多種的事、多種的理，也呀，在這個「一」裏邊，在這個這一事，一法裏邊。

所謂：佛說的八萬四千法門，每一個法門裏邊，又具足啊，八萬四千法門；那麼在八萬四千法門裏邊，也沒有出去這一個法門。所以一也就是多，多也

就是一；這一，具多理，所以一就是多；多，歸一理，所以多也就是一。

那麼一多相容，你細要啊，研究起這法來，每一種法裏邊，都具足八萬四千種法門的道理。所以妳在一個法裏邊，你也可以呀，講出八萬四千種那麼多的道理；八萬四千法門，也沒有出去這一個道理。這一個道理，它的本體就具足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的法門，它的本體也沒有出去這一個法門。所以這叫一多不二，一多相容。你明白這種的道理了，一切法你都明瞭了，一切法你都沒有執著了，所以這叫啊，一多相容門。

四真理既不離諸法，則一事即是真理，真理即是一切事故，是故此一即彼一切事。一切即一反上可知，故有相即自在門。

你若明白法了，這個法它是圓融無礙的，是自在解脫的；你若沒有明白，你就執著啊，那麼不能解脫。

四，這四啊，是相即自在門，這說的什麼？就是說的「真理既不離諸法」：那麼真理，也就不離一切事；這個諸法，也就是事。「則一事即是真理」：那麼一事也就是一切的真理，那麼一切事也就是真理，所以說「真理即是一切事故」：那麼因為這個真理呀，也就包括一切事了。

「是故此一」：這個一個事啊，「即彼一切事」：也就是啊，那另外的那個一切事。「一切事即一」：那麼一切事也就是一事。「反上可知」：你呀，反回來研究研究上邊所說的這個道理，你就知道了。「故有相即自在門」：因為這個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多相即，所以呀，這是自在圓融無礙的一種法。

你不要啊，生一種執著心，法就是教你呀，解脫的；你在這個法上再生了法執，所以呀，這想要得到解脫，那是啊，盡未來際也不能得到的。所以你們

研究佛法的人，**切記不要生一種法執！**我們每一人有一個我執；有一個我執之後，又生出一個法執來。這個法執，怎麼叫法執呢？啊，就說，啊，我這個對呀，你那個不對，有一個是非之心了。那麼為什麼起的是非之心？為什麼起的這個法執？這又要研究研究這個根！就因為我執啊，沒有空，所以呀，法執也就捨不了，放不下了。

啊，我們這一次啊，到加拿大，這個果夢啊，講一個小沙彌，這個小沙彌呀，給人說法，無法可說，就偷著跑了；以後這個居士呢，就悟得啊，這個人空，法空這種境界，就開了悟了！那麼為什麼他開悟了？就因為他明白沒有法執了，沒有我執了，所以就開悟了。

我們研究佛法的人呢，不要研究來研究去，越研究這個法執越重，越研究啊，這個我相越大；啊，那就是壞了！那越研究越迷，越研究越不明白？這一點呢，那麼各位善知識啊，應該用一點功夫，注意一點在這個地方，**要破除我執，破除法執！**

說，那沒有執了，那不就一切法都糊塗了嗎？沒有執，還要不糊塗，還要明白；不單明白法的這一面，又明白呀，法的那一面；這個法法圓融，啊，這個法法無礙，都要明白；這就是啊，得到人法雙融了，都融通了。

Door3_066-028

我啊，我們這一次去加拿大看見一個佛像，這個馬田呢，就說這個佛像啊，是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啊，釋迦牟尼佛用手摸過這個佛像，所以這個佛像呢，就變成一個真佛了！但是現在呢，這個佛像又變成一個佛像。這是誰給他的呢？是他的師父，一個不知道叫什麼喇嘛？

這個喇嘛，說是啊，這個佛像從釋迦牟尼佛那傳到在密宗裏頭，一代一代相

傳呢，傳到他這，他就交給這個馬田了。那麼這個馬田於是乎啊，本來不是喇嘛也就可以做喇嘛了。你們各位用你們這種的見解，也不要說是智慧，也不要說是啊，愚痴，就來想一想這個是真的假的？

在我沒問之前，你們一定想這個是真的；我問你們之後啊，你們一定又想是假的。究竟在我沒問，沒問怎麼就有這麼大變更，你們各位想一想！這要緊的事情你不告訴他們？這個佛像你們大家沒有看見，現在你們可以想一想這個是不是釋迦牟尼佛摸過的？你們各位還有什麼意見是認為這個佛像究竟是不是釋迦牟尼佛拿過的？來大家研究研究！

我知道這個佛像，是密宗的一個佛像；密宗的佛像，是在西藏造的。或者這個喇嘛，能以把過去搬到現在，現在又啊，搬到未來去，未來有搬到過去，所以呀，雖然是西藏造的佛像，他就說是啊，釋迦牟尼佛摸過的。那麼這個密宗的境界是不可思議的，尤其喇嘛，喇嘛，比這個密宗更不可思議！甚至於啊，比佛都不可思議。

當初佛在世的時候，也沒有啊，這麼妙的事情！他們居然呢，就能念個咒，把這個人給咒死！這個佛所說的咒，都是希望把人給咒活了！沒有說想要把這個人給咒死的。你們由這一點呢，就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講這個咒啊，就講這個慢死！現在我們這裡念一個慢死，我們這個慢死，又可以活，又可以死，又可以幫助人活，又可以幫助人死，怎麼樣講呢？這個活不是啊，活和死，不是我們人叫的，是啊，他這個業力應該活他就活，應該死就應該死。所以呀，我們念這個咒啊，也好，是佛號也好，這是啊，幫助人；不是啊，瞋恨人，哦，我瞋恨這個人，我念這個咒，叫他七天之內決定死了，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因為我們本寺的護法，那麼他這個父親呢，現在病的很厲害，我們

大家幫他念念佛呀！希望他應該活快點活過來，若應該死呢，就快點死，不要受罪！所以呀，我們念這個是以慈悲心來念，以這個幫助眾生的心來念這個南無阿彌陀佛這個佛號！

那麼這各位呀，也不要想這個是真的是假的？你念，誠心就是真；你念的不誠心，那真的也變成假的，所以這一切唯心造！也就在這個地方。我們這個咒啊，是佛的咒！不是啊，這個比丘的咒，也不是優婆塞的咒，也不是優婆夷的咒。所以各位呀，要誠心一點，好了，我們現在念佛！

Door3_067-029

五由真理在事各全非分故，正在此時彼說為隱，正在彼時此即為隱，故有隱顯門。

這第五門呢，是隱顯門，是「由真理在事」：說事和理隱、顯的道理。這個真理在什麼地方呢？就在這個事相上，就在這事上。這個事，是顯理的；理，是明事的；所以這個真理呀，就在這個事上，並沒有離開這個事另外有個理，也不是離開理另外有個事。

所以才說啊，「各全非分」：各全，就是啊，理也不礙事，事也不礙理；不是把理破了才能啊，有個事；也不是把事破開了才有個理，各全，各啊，都是完全。非分線，這個不是啊，有一種分線，有一種啊，怎麼樣把它分析開，有一種邊際，啊，不是。就事包含著理，理也含於事。

所以才說，啊，「故正在此時彼說為隱」：就正在此時，這個此啊，你也可以說它是個理，也可以說它是個事；事於此，或者是理於此，就在這個事於此，理於此這個時候。那麼事若是於此，那個理呀，就隱了；若是這個理於此，那個事啊，也就隱了。

所以呀，啊，「正在彼時」：正在彼時，這個彼呀，若是理是此呢，那個事就是彼；若是事，是此呢，那個理，就是個彼，所以呀，正在彼時，「此即為隱」：那麼正在彼時啊，此即為隱，此啊，就或者是事，或者是理；那麼為隱，就是隱而不顯了，隱而不顯。所以這啊，「故有隱顯門」：所以呀，有這個隱了，又顯露出來，有這二種的門。事隱則理顯，理隱則事顯，所以互相啊，隱顯。

那麼說，這叫是講的什麼呢？怎麼又事隱理顯，理隱事顯，我不懂這個道理？那麼你不懂這個道理呀，我現在就啊，舉出一個例子，令你呀，明白這個道理。我們這譬如「事」，我們這個道場是事；那麼今天我們去另外一個道場呢，就是個「理」了。因為什麼？在我們這啊，看不見它，但是可知道有這麼一個道場，雖然沒有看見，知道，啊，有這麼道場，這就是這個理。那我們這是顯的，啊，另外一個道場就是隱了。

可是我們呢，這全體的人都出動了，啊，出動到那邊去了，啊，那是顯了，彼顯。此隱，那我們這呢，就人少了，隱起來了。在那地方，你想看到在我們到場裡這麼多人，看不見了，我們這又隱了，它那就顯，另外一個道場就顯了。

為什麼要說這個呢？因為這(果素)的母親，啊，從來也沒有聽過這個什麼叫顯？什麼叫隱？什麼叫事？什麼叫理？啊，這不懂？所以呀，舉出這一個例子我相信就可以呀，明白了。事理也就是這個樣子，你若能想像它是這樣子，這並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

今天講這個事理隱顯門，我們不妨啊，就講一個事，講一個理，講一個隱，講一個顯。什麼叫事呢？事，就是世上所有的事。什麼叫理呢？理，就是這個世上所有事啊，所具的一種理。這個理呀，是無形的；這個事啊，是有形

的。這個隱呢，隱是無形的；這個顯呢，也是個有形的。也啊，可以說是事理，也可以說是隱顯。

那麼本來呀，也沒有事，也沒有理；一跑到事上，理上，就有一個是，有一個非了。啊，跑到一個隱顯上去呢，又有一個有，又有一個沒有。啊，這就落到啊，第二義上。第一義呀，什麼也沒有。因為什麼也沒有，人就不明白這個「什麼也沒有」，只知道這個「有」，不知道那個「無」。所以呀，就講這個事理隱顯。由這個事理隱顯，你再能明白，喔！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這叫啊，開悟了！這叫開悟了。

開悟之後呢，又有什麼好處呢？什麼好處，沒有！吃飯還是一樣要吃飯，穿衣服還是一樣要穿衣服，睡覺到時候還是要睡覺的。不過怎麼樣呢？啊，就不會顛倒了！一般人睡覺是頭衝下睡，頭衝上啊，啊，這個是站著，站著的時候頭衝上，啊，睡覺的時候就頭衝下，啊，這顛倒。你若明白了呢，睡覺的時候就頭衝上，站著時候就頭衝下，所差的地方就是這一點！

那麼還有什麼呢？還有啊，不顛倒了！我們沒開悟以前呢，做事情不對的他認為對了，對的又認為不對了。你開悟之後，你知道，喔，對一定是對的，不對一定是不對的，這是啊，明白這個真理。

Door3_068-030

今天所講這個事，講什麼事呢？這叫啊，「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就是講啊，我頭先在那講那個事，在那講沒有講的太明白，是啊，大大概的講。以前呢，我對你們也講過，但是也沒有太詳細，這回我把它詳詳細細來講一講。這個在民國呀，三十五年的時候(一九四六)，民國三十五年到現在這有多久了？二十幾年了，二十六是二十七啊，民國三十五年，今年是民國六十一年，二十六年，那這就是二十六年以前的事情。

我在天津呢，就預備到上海普陀山去受戒，那麼去受戒，我在東北，是八月十八，從三緣寺啊，起身，跟著我有二個徒弟，一個大徒弟，一個二徒弟；大徒弟就叫果能，二徒弟呢，就叫果舜。這個大徒弟呀，就像那個大悲咒那個迦詹延是一樣，他那麼俏著草帽子，也這個嘴呀，嘻嘻哈哈的那麼樣子，啊，和那個迦詹延事一樣的那個樣子。第二個呢，就像阿難那麼個樣子。

阿難呢，給佛當侍者，他多聞第一；這個第二個徒弟雖然沒有讀多少書，但是他也很聰明的，修行啊，他跟著，在若講起這個淵源呢，太長了，啊，太長了！這個時間呢，恐怕不夠，都是要簡簡單單的講好。他啊，是住在我那個離廟上啊，十八里路，有一個叫大南溝，大南溝啊，那個地方就有一個姓高的，叫高德福。

高德福在四月十八那天呢，我們那廟會是，不是四月初八，四月十八；四月十八他跑到廟上去剃手去了，去想把自己的手啊，用菜刀啊，剃下一隻手。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呢？因為他母親有病。他母親呢，沒有病以前是會吸鴉片煙；那麼這有病了，連鴉片煙也不會吸了，也不會吸鴉片煙了；病的這個嘴唇子啊，都乾了，啊，就像用火燒過了似的，這舌頭啊，也黑色的，所以呀，鴉片煙也不能吃了，水也不能喝了，有啊，已經有五、六天了，這麼樣的事，這麼樣子。

他就發願呢，他很孝順的，說我要到這個四屯三緣寺廟上啊，在佛前把我手剃下來一個，用這種誠心呢，求佛菩薩保護著我母親的病啊，好了！那麼他就用報紙啊，包著一把菜刀，到廟上啊，在佛前上上香了，然後跪到佛前，把這個報紙打開，把這把菜刀拿下來，就要把這個手啊，放到這個磚地上就要往下剃了這個時候！正在要往舉起刀來，這後邊就有了一個人就把手就給抓住，說，你幹什麼？你幹什麼？啊，他說，我要剃手！人就問，你為什麼要剃手？他就說他母親有病，怎麼樣也治不好了，現在他要剃手表示他的誠心，

你說這愚癡不愚癡這個人？真是愚癡的很可憐的！

那麼用這種誠心呢，求菩薩叫他母親再活了，不死！啊，這樣子呢，一切的居士就不叫他剃手了；不叫他剃手，那麼這得要解決他的問題呀，他才不剃手呢！於是乎啊，這個有個李景華居士，就啊，勸動他去找方丈和尚(常仁大師)。我們方丈和尚也是，啊，一般人都拿他當活佛那麼看！有名的，就是「王孝子」，就是在東北誰都知道，這都拿他當活菩薩，活佛那麼看！

於是乎這個李景華是他最信，最這個忠實的信徒，啊，就帶他去見老方丈去了。說，方丈和尚，你慈悲了！這個他要來剃手為他母親，你幫幫他忙了！這個老方丈和尚，幫忙，幫忙！那你要去把安慈找來！啊，那麼方丈和尚來的命令說啊，來叫我，我到方丈和尚去了，去，一定方丈和尚的方丈寮，向方丈頂禮之後，站在一邊，啊，我說，方丈和尚，有什麼事情叫我做啊？

方丈和尚用手一指，他為他母親剃手，我說，剃去一個手，兩個手啊？啊，那一個也沒有剃，我說，那怎麼叫剃手呢？根本就沒有剃嘛！方丈和尚他也沒有什麼辯才，他說，他們不叫他剃了嘛！唉，我說，若我，我叫他把兩個都剃下來！方丈和尚就，哦，方丈說，他為他母親要剃手，你怎麼樣想想法子，幫幫他忙啊！我說，你方丈不幫忙，怎麼要找我幫忙呢？

方丈和尚說，那你可以嘛！我說，你不能給我找好事，就給我添麻煩，一天到晚呢，照麻煩給我；方丈和尚說，那沒有法子囉！哦，好了，你回去了，我就到你家裏去！他騎著自行車，騎著那個腳踏車，那叫什麼？是bicycle，騎著那個他就從那個路上就回去了。他走，我也走了。

等我到他家裏了，他還沒有到，我到他家裏坐著，他們家裡也都不認識我，先不叫我進屋，說，我們家裡有病人呢！沒有錢呢，你不要到我們這來化緣囉！啊，我說，我不化你們的緣，你有個誰誰到我們廟上去要剃手，你們

知道不知道？我是來給他把給他安手來了！他們一聽，啊！這不敢擋著我不進屋了，所以出家人到什麼地方，人家都很討厭的，就說，我們這沒有錢，你不要來化緣！所以我才說，**餓死、凍死也不化緣就是這樣子！**你們不知道我那些個過去那所遇到這些境界！

那麼我坐到炕上，大約坐有五分鐘，他回來了；一看，哦！你這什麼時後來的？怎麼我騎著這個腳踏車跑了十八里路，你，坐什麼車來的？我說，我跑路來的嘛！啊，你怎麼跑的這麼快？我說，你從大路上走，我從小路上走嘛！當然我快了嘛！這麼樣子，他覺得很奇怪！

那麼覺得很奇怪，我到那，就幫他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就給誰呢？給閻羅王！這封信寫的可很厲害！我說無論如何閻羅王！啊，老朋友！你一定把這個人要給我放回來！不放回來，我就和你不客氣！寫了這麼一封信，啊，就睡覺！

睡覺睡到第二天早起，啊，這個有病七、八天也不吃東西，也不喝水，也不說話，也不睜眼睛，第二天一早起坐起來了；自己坐起就叫，說，吉子！吉子！他那個兒子啊，小名叫吉子；說，吉子！吉子！你給我拿一點粥來，我要喝粥，口乾渴的不得了！

她這兒子一聽他母親會說話了，也睜開眼睛了，就跑來了，歡喜的不得了！說，媽媽！啊，你好了，她說，唉！我呀，昨天晚間見到一個很窮的和尚，他把我送回來了；這幾天呢，我也看不著天，也看不著地，也什麼都看不見，黑烏烏的，這個什麼也都不知道了；想回家，也不知道什麼地方是家？昨天晚間呢，看見一個和尚，他把我送回來，這個和尚很窮很窮的，你以後要見到窮和尚啊，無論如何要給他一點錢，同這個和尚結結緣，這回呀，是這和尚把我送回來的。

那麼他兒子說，什麼樣一個和尚啊？你看看在我們炕上躺著那個是不是這個

和尚啊？她這麼細一看，咦，差不多，也就是穿這個衣服，也就是這個樣子；啊，所以以後她就病好了。就這麼樣子呢，他們全家都過來皈依了，也不問這個師父是好師父，壞師父，是個有道德，沒有道德都來皈依，全家都皈依了。皈依，啊，我心裡頭，這回我若是像你們話緣呢，一定可以給我修個廟，但是**不化**！你不叫我進門口，我不能和你化緣的！那麼就這樣子。

Door3_069-031

那麼這個果舜呢，他俗家姓姚，一般人都叫他叫老姚。這個老姚啊，以前是個最壞的一個人，又喝酒，又抽煙，又打嗎啡，又吸鴉片，又賭錢，所有的壞事他都幹過，但是啊，他都覺得不好。以後就叫日本人呢，把他抓去了，抓去做勞工；做勞工啊，吃也吃不飽，穿也沒有好衣服穿，他就要跑；要跑，這日本人呢，那個做公工廠外邊都是電網，沒有法子跑的。

那麼他有一天要跑啊，就作了一個夢，這個夢就有一個白鬍子老年人呢，就告訴他，你今天不能跑，時間還沒有夠呢；等你什麼時間夠的，我告訴你，你再跑！那麼過了半個多月，這個老年人果然晚間又給他又託夢，說，你今天可以跑了！跑啊，你看見外邊有一個白狗啊，你跟著這個白色的狗啊，來跑，就可以跑了！那麼他就叫他同一個伙伴，一個同伴，說我們兩個一起跑！

就拿兩個這個用草織的這個這麻包，一個人拿兩個；到那個電網那個地方，他看見那狗這麼一跳，跳過去了，從那個電網那個地方。他把這個兩個草包啊，往這個電網上也這麼一墊，手往上一按，也就跳過。等他後邊這個他這個同伴，又想用這個也是用這個草包來墊這個電網，立刻就著了，這個草包就著火，就沒能跑，他一個人跑，跑回來，所以她把世界什麼事情都看破了。

看破呢，就要出家了，先先到我廟上，想要出家，我廟上和尚不收他，因為什麼呢？看他太窮了，並且這個人也不會講什麼話，當時這麼很沒有德相那

麼樣子，方丈和尚就不收他。不收他，這回他聽這個姓高的家裡病都好了，他就來要跟著要拜我作師父出家；給我買了這麼大一大約有五磅啊，那個燈籠果，就是好像就是水果之類，叫燈籠果；那麼去啊，送給我。

然後就跪到我面前要求要出家！他一說要出家在這跪著，我的面衝這麼樣子也不看他；一跪，跪有兩個鐘頭，我回來，我說你幹什麼？我說我，方才我都忘了你在這跪著，你幹什麼？啊，他說，我要出家！我說，你出什麼家？你有家嗎？他說，我，我，沒有家；沒有家，還要出什麼家呢？

好了！我就收你做徒弟了，那麼就這樣子。我說，收你做徒弟可是，你要把以前的都放下，這是啊，好像又活一個人似的！那麼我才可以收你；你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讓人所不能讓的，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給他講了一些道裡，他說都可以的，我就收他出家了。

那麼我同這兩個徒弟到長春，就把這兩個徒弟留到長春呢，在長春受戒。那時候自己呀，就預備有走到普陀山去受戒；那麼就到天津呢，遇到這一些個僧人，連這個致海法師，連我呀，十四個，就一起搭啊，不用花錢的船，預備到湖北去。那麼就像那個螞蟻呀，過海似的，在這個船上啊，趴著；本來是由天津到上海三天就可以到了，甚至於兩天；所以在這個船上預備的糧食啊，只有兩、三天的糧食，預備到上海再買新鮮的糧食。殊不知啊，走到那個黑海的中央啊，這個船就不走了！就在那啊，轉來轉去啊，打轉轉；就像啊，這個船底下有這個有那個什麼怪物啊，把這個船咬著，不叫它動彈似的。

那麼這時候，就有了大海風來了，這個船往前一提，前邊可以提起來呀，五、六、七、八丈那麼高；因為這個船有一百二十尺那麼長，有四十尺這麼寬，那麼一提起起來七八丈高；又往下一落，又落七、八丈，十五、六丈高！所以這個人呢，在這個船上，這個船往前一提，咕嚕，這個就都倒了；又往下一墮，又從這又滾過去，來回滾這麼樣子。

那麼這個船呢，大約不知是烏龜啊，是王八，是鯨魚呀，是大魚精啊，是大水怪呀，在裏邊呢，想要把這個船整個吞了？啊，我頭先講，不是講笑話，就好像那個唐僧到西印度去取經，路上遇到九妖十八洞，那每一個洞裏的妖怪都要吃這個唐僧肉！我們這十四個出家人呢，啊，就差不多有十四個牠都要吃的；那麼結果呢，是沒吃了！所以到現在還能和你們各位見面談話，就因為沒被那個大怪物給吞了。

在這個十四個出家人裏頭，就有十一個半呢，是天天欺負我，啊，有的人罵，有的時候啊，看不起呀，就看因為一方面，啊，或者因為我太窮了；一方面或者因為我太呀，孤獨了；又一方面或者因為我啊，和他們不一樣，所以呀，他們就啊，都欺負，欺負我。

怎麼說有十一個半呢？因為其中有一個沙彌，他對我很好，非常之好，他不欺負我，這是個老修行。這個是誰呢？這個人的名字叫聖照，現在還在香港東林住著我聽說，這個他不欺負我，這算一個了；那麼這十四個人，有十二個半了。

那麼怎麼十二個，那麼為什麼有半個呢？因為有這個一個小沙彌呀，十二、三歲，我拿他當半個；那麼他這師父呢，是很胖的，我拿他當一個半，那麼所以呀，通通他們十三個，連我十四個，就有十個半人欺負我。那麼到現在那十三個究竟就是，現在這致海就是其中一個；那時候他表示老修行，一天到晚坐著，但是啊，人家若說我好他就不願意。

[Door3_070-032](#)

六，真理既普攝諸法，帶彼能依之事頓在一中，故有微細門。

「六，真理既普攝諸法，帶彼能依之事頓在一中」：這個第六門呢，是說的這個真裡，真理既然能普攝諸法，普攝一切的事；帶彼能依之事，那麼就啊，它能帶這個，這個能依的那個事；頓在一中，所有的這個萬事萬物，頓然都現於這一個理裏邊。一理雖然是微細，可是能包括一切的事，所以說啊，「故有微細門」。

七，此全攝理故，能現一切，彼全攝理同此頓現。此現彼時，彼能現所現俱現此中；彼現此時，此能現所現亦現彼中。如是重重無盡，故有帝網門，以真如畢竟無盡故。

這是啊，第七，這個顯這個真如無盡的這種的德相。「七，此全攝理故」：這因為這個事啊，能全攝這個理，「能現一切」：那麼能現這個一切事。「彼全攝理同此頓現」：那麼那一個全攝諸法的那個理，在這個一事裏邊頓現。

「此現彼時」：那麼這個理呀，若現那個事的時候，「彼能現所現俱現此中」：此現彼時，這個理呀，現到那個事的時候，彼那個事，能現的事，所現的理，俱現此中，都是包含呢，在這個理的裏邊。

「彼現此時」：彼那個能現的事啊，若現在這個理的時候，也是能現所現呢，「亦現彼中」：也現到那個事的裏邊。那麼事也無盡，理也無盡，這個種無盡的境界，所以呀，「如是重重無盡」：像這樣子啊，那個事也無盡，理也無盡，理事俱都無盡。

「故有帝網門」：所以呀，有這個帝釋天這個網羅幢這一門，所以有這個道理。為什麼呢？「以真如畢竟無盡故」：因為這個真如的道理呀，究竟啊，它是沒有窮盡的這種緣故，所以呀，就有這重重無盡的這個法門。

八，即事同理，故隨舉一事即真法門，故有託事門。

九，以真如徧在晝夜，日月年劫皆全在故；在日之時，不異在劫，故有十世異成門，況時因法有，法融時不融耶。

十，此事即理時，不礙與餘一切恆相應，故有主伴門。

故一理融通，十門具矣。

第八，「即事同理，故隨舉一事即真法門，故有託事門」：第八這個門呢，叫什麼呢？即事即理，即事同理，也即事即理，說就是這個事啊，也就是這個理；這個理沒有離開事，事也並沒有離開這個理；**事隨理顯，理藉事明**；故隨舉一事，因為這個啊，所以隨便呢，啊，你舉出來一個事相，一個事的體；即真法門，就是一個真理的法門。故有託事門，所以呀，才有這麼一門呢，叫這個託事顯理門，藉著這個事，來顯明啊，這個理。

「九，以真如徧在晝夜，日月年劫皆全在故」：為什麼說這個真如啊，它無盡呢？因為這個真如啊，它重重無盡，所以徧在晝夜；晝也有真如，夜也有真如，晝夜這個真如都徧在的。那麼晝夜在，日月年劫呢，皆全在故，日也是真如全在的時候，月也是真如全在的時候；再往長遠來說，啊，幾十年，幾個大劫，都是真如啊，全在的時候，皆全在故。

「在日之時」：這個真如在日的時候啊，「不異在劫」：和在劫啊，是一樣的，「故有十世異成門」：所以呀，才說，有十世，這麼長的時間，異成門。

「況時因法有」：啊，怎麼有這個時呢？這個時也是法之一，也是個法。那麼因為這個法，才有這個時，所以「法融時不融耶」：這個法既然能圓融無礙，這個時間豈不是也圓融無礙嗎！

「十，此事即理時」：這個事啊，就同於理的這個時候，「不礙與餘一切恆相應」：這個事既然是理，所以呀，它圓融無礙，與這個一切的事啊，恆相應，永遠呢，它都相應的。「故有主伴門」：所以呀，又啊，立出一個主門，一個伴門，主伴呢，圓融門。「故一理融通」：因為以上的這種道理，所以呀，才說一個道理你若融通了，「十門具矣」：這十個門呢，十門這個道理呀，也都具足了。

那麼人呢，在這個世界上，所行的就是這個事，所經驗的就是這個理。那麼由理，你就能明白事；由這個事，你又可以呀，明白這個理。那麼這個世事，是無常的；這個理呢，它是個不變的。可是雖然不變，而能隨緣；雖然能隨緣，它還又不變，這就叫個理。

我們人，由有生以來，所經過的，所行所做，這都是個事，所做的事業。在這個事業裏邊，又現出一個理論了。無論是做哪一行，它有那一行的事現出來，也有那一行的理呀，現出來。所以一事，就具足萬事；一理，也就包括萬理。

那麼人呢，在這個世界上，明白的人，就做一些個明白的事；糊塗人，就做一些個糊塗的事。那麼糊塗人他做糊塗事，他不知道是糊塗，他也認為明白。明白人做明白事，他也不認為是明白，也認為和糊塗啊，是一樣的。這就是個理。啊，為什麼呢？他若認為自己是明白，那就是自滿了；那麼糊塗人他認為自己不是糊塗，那也是一個不及；那麼不及和自滿也是一樣的。

啊，可是，你做一件什麼事情，就會有一件什麼事情的麻煩；你若不做什麼事情呢，就沒有麻煩。沒有麻煩，可言事業也不能成就；因為這個，你事業不成就，道業也不成就。道業，就由這個事業上幫助的，幫助你這個道業來成就的。

所謂：事業，就是要去做德行，利益一切的人，修福修慧，才能得到啊，相好圓滿；你要不修福修慧，就是證果，也是一個阿羅漢，自了漢，這一個小乘的根性。

Door3_072-034 60.華嚴經疏懸談淺釋-第三門-宣化上人

上個禮拜，我講這個在這個大海裏，幾幾乎啊，沒有被這個烏龜呀，給把十四個和尚都給吞到肚裏頭去。講這個因緣的時候，大大概概講了一個皮毛，還有一些個內容還沒有說。為什麼這個水裏頭的怪物，牠就啊，來和我作對呢？講起這個因緣是很長的，比這個斬手這個因緣更長；不過這個因緣呢，都是有連帶的關係，所以必須要完全講了，大家才會明白。

在我記得在我東北呀，這個事情發源就是因為這樣子發源的，離我那啊，有一千三百多里路，叫佳木斯啊，是叫什麼的方，這地方有一個姓潘的小孩子；這個小孩子由五歲呀，就會給一般人治病，五歲就能治病，這真趕上神通了！誰有病啊，他一給治啊，就好了，所以一般人呢，就很多人相信他；可是他自己也有病，他能給人家治病，不能給自己治病。

等到十一歲這年，他就啊，作了三個夢在晚間；作什麼三個夢呢？就是這位常常哈哈大笑這位彌勒菩薩去給他託夢，就叫他，說，你呀，想不想你病好啊？他說，當然我想病好啊！啊，想你病好啊，你到哈爾濱南邊呢，平房站三緣寺，到那個廟上去啊，那有一個安慈法師，你去跟他出家，你病就好！

在這一天晚間呢，就作這麼三個夢，那麼他就很相信這個夢。很相信這個夢，那時候，正在日本呢，無條件投降之後，徧地呀，都是武器，有槍啊，有手榴彈，啊，他走路就拿著兩個手榴彈；晚間呢，就在那個郊野就睡覺；睡覺，晚上就來狼了！

這狼啊，牠很奇怪的，這個狼嗚嗚一叫啊，就有很多狼都會來了；那麼牠這一叫，這個狼一叫啊，在他四外就有三、四十條狼啊，就來把他圍困在中間了，就要吃他意思。要吃他，他這個小孩子也很好玩的，他也不怎麼樣害怕，啊，他就說，哎，你來了，你來了，我給你一個雞蛋吃一吃，來了！

那麼這些狼啊，也不知道怕他這個手榴彈呢，也不知道怕他這個護法？手裡拿著這手榴彈這麼一撇就響了，那叫手榴彈那種東西，那麼就沒咬他；沒咬他，他就這天就到廟上，我講這話不是講神話，你們，是老老實實的話！

在他沒來這天早起，我就對我這個大徒弟講，我說，果能，今天呢，會有一個小孩子來，到這來出家，你要見到他你不要和他囉哩叭嗦講什麼，你就來告訴我，告訴我一聲，通知我。那麼一早就啊，告訴這個果能，果能也這麼聽，嗯，就這麼答應了，他也不怎麼會有小孩子來出家？

到下午一點多鐘，他在前邊呢，慌慌張張就跑來了，說，師父！師父！真來了，這個小孩子來出家，他是山東人這麼講話這麼樣說；我聽他這麼講，我就到前面去了，我一看，真有一個小孩子，這個小孩子，啊，大約有現在(果靜)那麼高，他十一歲，有那麼高。

我問他，你幹什麼來啊？他說，我在家裏有一個肥和尚他給我託夢叫我到這來找一個安慈法師出家；他說我有病，我出家，病就會好了，啊，我到現在一到這個廟上，我一看這個肥和尚，就是在那個廟上坐著，那個地方坐著那個和尚，就是他給我託夢，我一天晚間有三個這個夢！

我說，不是吧！我說，你因為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你覺得出家，啊，吃，啊，雖然吃的不太好，但是也不會餓死；穿雖然穿的也不太好，也不會凍死；你大約是因為啊，這個來要出家吧？是旁人告訴你，是不是這麼樣子？就告

訴你，說，你到那就說你作了夢要出家去，是不是這樣子？

他說，不是！我真作三個夢，那個肥和尚叫我來出家的！當時啊，廟上也吃饅頭，那個饅頭啊，和我們現在的饅頭差不多這麼大，但是不是包子，就是饅頭；還在那個碗廚子裡還有，我拿一個我就咬了一口；咬了一口，啊，我嚼碎了，嚼的就像那個漿糊似的，像那個東西，我就吐到地上；我說，你可以把它撿起吃了，你若撿起吃了然後再說！

他聽我這麼說，啊！他也不怕骯髒，也不怕邋遢，就撿起在地下把他收起就這麼吃了！咦，我一看，這個小孩子是不錯，有點辦法，啊，我就啊，說，好了！就收他在那出家。

把這個小徒弟收下來了，收下他很用功的，參禪打坐啊，學習經典呢，拜佛；等到半年多，他就啊，開了五眼了，那麼某一個人呢，前生做什麼他也知道，哪一個人有什麼病他也知道，人心裏想什麼他也知道，知道很多事情，半年呢，的功夫。

那麼以後有人就問他，說是你現在這麼大的神通了，你師父知道不知道？問他，他就說了，哦，我沒聽我師父說過，大約他不知道？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他這個五眼又睜不開了，這個以前的魔障病又來了，啊，又發作了！

就因為我給他治他這個魔障病，和這個水裏頭的怪物啊，作戰了兩個禮拜，白天晚間，白天晚間這麼作戰，兩個禮拜，才又把他這個病又好了；好了可是好了，他這個五眼，就睜不開了。那麼這麼樣子呢，就把水裡頭這怪物就給得罪了！

得罪了，有一天，我帶著四個徒弟，到有一個那個鄉村叫東井子；怎麼叫井呢？它因為四面都高，就這個地方低，好像個井似的，叫東井子。啊，我到

這個鄉村有我一些皈依弟子；我在一個姓郭的家裡，他這四外的籬笆，籬笆，杖子啊，都是用木頭這麼做的，大約有八尺高。

正是在這，哦！這天就下起大雨來，上邊的雨下的就像用這個往下潑水那麼，不是下雨那麼下，那個水不知多少下？下邊那個井裏呀，往外邊竄水，井裡邊往外邊竄水，竄有三丈多高，上邊往下下雨，下不知多少？我再那個院子，我住的那個家裡院子裡邊水大約有二尺深，那個木頭，這個籬笆杖的外邊呢，就有七八尺深那個水；但是它那個雖然是木頭杖子，就是底下慢慢往裏邊流，不太多，往裏邊水很少。

外邊這個人呢，在這個床上站著，我們北方是炕啊，不是床，和床是一樣高的，或者比床更高一點，在床上站著都被水給淹死了那個人。那一次，淹死了三十多個人，房子沖倒了八百多間房子，啊，誰也不知道那一次那個水是預備去淹我的，但是我在那個裏邊呢，那個水只有兩尺深，再就不深了，這麼樣子。就淹我一次沒有淹死，以後在這海裡，這又來一次，這是有種種的因緣的。

木頭，就這麼樣子，這麼樣子的；水，這個籬笆房子外邊呢，就有八尺多高那麼水，這裡邊只有一尺多深，其餘的旁人的院子，那都和外邊一樣高。講起這個話，簡直沒有人相信的！

我們好不好先睡一覺到這，然後再講經啊，你們大家同意這個辦法嗎？因為我方才看見有幾個人已經要入定了，可是睡覺的定；我這個作師父的呢，就要遂心滿願，滿眾生願呢，先叫你們睡一睡。

現在可以睡醒了，因為呀，這只是閉一閉眼睛啊，就可以睡覺了，那麼並且啊，眼睛一閉又醒了。這個怎麼醒的呢？他想起來了，說啊，古來的人，在中國有這樣說的，頭懸樑椎刺骨，是讀書；那麼我們現在聽法呀，不可以睡

覺的，雖然要睡覺，那麼也用個棍子把這個眼睛給它支起來，不要睡。

再不然呢，就用一個錐子啊，把這個骨啊，就這個大腿扎它一個窟窿，那麼痛的這個睡魔也就跑了！有的人想要這樣做，但是啊，我不希望你這樣做，為什麼呢？你把你的腿扎出個窟窿啊，其他的人呢，也心痛起來，所以呀，你也不要自己把腿扎出一個窟窿，那麼旁人呢，也不要心痛，我們現在還是開始講經，你們說好不好？

Door3_073-035

五如幻夢者，猶如幻師，能幻一物以為種種，幻種種物以為一物等。經云：或現須臾作百年等。一切諸法，業幻所作，故一異無礙。

這第五門呢，說的是啊，「如幻夢者」：怎麼說這一切諸法都如幻呢？那麼你又怎麼說一切諸法不是如幻呢？你若明白一切諸法都如夢幻，你就沒有執著了；你也不執著父親了，你也不執著母親了，你也不執著妻子了，你也不執著丈夫了，你也不執著兒，也不執著女了。

說，那這個法師你講錯了，那麼這不變成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了嗎？這個怎麼還叫一個什麼世界呢？這個，你不認識這個世界，就是如夢幻的世界嘛！成了什麼世界？你能不執著，就「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那麼這個時候，又有什麼用呢？這個世界都沒有了，像夢似的！

你認為現在世界是有嗎？你認為現在不是夢嗎？說，是的，我認為是現在這個世界不是個夢，我認為現在呀，一切都是啊，真的！啊，不錯，啊，你這個道理講的比我講的有道理，所以我啊，應該跟你學；可是，你要先跟我學，然後我再跟你學。說，那怎麼，你跟我學什麼？我跟你學什麼？

你跟我學這個如夢的世界，我跟你學那個真的世界；你說是真的，我就跟你學！但是你先要明白這個如夢了，然後才有個真；你若不明白如夢啊，根本就沒有真的，你現在所認為是真的，那正是夢！

說，這個道理我不承認的，我啊，學這個科學，學邏輯，邏輯學。你講這個也不合科技學，也不合邏輯學，所以我不承認的！你不承認，那我也不需要你承認；**你先承認你那個不承認的了，啊，你不承認你那個承認的了！**

啊，我現在再給你們說這個一個人，在夢中的，一個人在夢中啊，是作夢的；夢做什麼呢？啊，夢見當皇帝了，作官了，發財了，又作了神仙了，啊，又上了天見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呀，啊，對他非常的客氣，站起來讓他坐到玉皇大帝那個座位上了。然後，有人告訴他，說，喂！你以為你現在真坐到玉皇大帝的座位上了嗎？不是的！你現在是作夢呢！

他說，我這坐著這個玉皇大帝坐的寶座，這是真的怎麼是作夢呢？我不是作夢啊！告訴他是作夢，他也不承認，不承認是作夢；本來他應該承認的，他不承認作夢。

那麼等到這個夢醒了，啊，忽忽悠悠的回來了，睜開眼睛了，噢！「**依然瘦骨倚匡床**」，還是這一堆瘦骨頭，啊，躺在這個一個大床上。瘦骨，瘦，skinny，still the skinny bone sleeping on this big bed。啊，這時候沒有人告訴他，沒有人對他講說，哎！你頭先作夢作皇帝、當大臣，又發財、又成了神仙，坐玉皇大帝的座位，沒有人告訴他，他明白了，哦！頭先我這麼鬧熱、這麼高興，原來是作夢呢！

我們人也是這樣子，現在在這個世界啊，正在作夢呢！有人對你說，你作夢呢！他說，你才做夢呢！幾幾乎就要打起來，和人家fighting起來。等他夢醒

了，你不告訴他是作夢，他也知道，哦，原來我是作夢啊！不單你是作夢，我也是作夢呢！他就都明白了。謝教授，你覺得這個道理怎麼樣？是很平常，那麼這時候他明白了。

我們人呢，在這個世界作夢呢！他不知道是夢，啊，你告訴他是夢，他也，不是，不是，不是！你說一個是夢，他說十個不是，啊，你說這個力量多大！等到他開悟了，證果了，回頭一看，喔，以前原來都是那樣子，好像螞蟻在那換蛋似的，跑來跑去的，啊，真是很好笑！啊，這真是very very very stupi！

人在夢裏邊，不知道是作夢？魚在水裏邊，也不知道啊，是在水裏邊？也就和啊，這個人在風裏邊，也看不見風；啊，這風颳到面上，也沒有看見這個風是什麼顏色的，是有多大，啊，有多重，看不見，但是啊，你有這種感覺！

所以呀，這個第五就是說的如幻夢者。猶如幻師啊，能幻一物以為種種：猶如幻師，這幻師啊，就是這個魔術師，耍魔術的。耍魔術的，本來他手裏什麼東西也沒有，他一變這個魔術，啊，手裡有了很多東西；或者他就有這個一件物件在他手裡，他一耍他這個魔術，啊，就變了很多東西，又是茶杯也有拿出來了，茶碗也拿出來了，啊，甚至於這個噹噹，啊，這個香爐都變化出來了！又變出佛像，又變出來經，啊，好像「破微塵之經卷，顯無量之法門」，這魔術的，這個幻化師的，能以一物，啊，化為種種物，他幻化出來種種物。

我們在這個真如自性裏邊這是一物，生出啊，八萬四千法門，這是種種物。啊，佛呀，也像一個幻術師似的，由這一法，幻化出來無量法；由無量法，啊，又攝歸一法。啊，說，「真如實相本無說呀，無說無傳，應作如是觀」！我給你們給搞無，大約聽的也是有點意思了，當機搖起來。啊，那麼由這個種種物，又化成一物。

「一本散為萬殊，萬殊仍歸一本」；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八萬四千法門沒有出去一個法門，一個法門變成八萬四千法門；啊，八萬四千的法門呢，都是那一個法門的分的法門，分開的法門。那麼分而無量，合而為一，這是啊，好像這幻化師，又由種種啊，變成一物，一為一物；等，這個法門多的很！

「經云」：這個經上說，「或現須臾作百年等」：或者呀，就是須臾之間，啊，「一念萬年，萬年一念」，這個百年還是少的，千年也不多。我們現在拿它當萬年來講，萬年呢，還是不多；我們拿它當萬劫，一念變成無量劫，無量劫收歸一念。無量劫沒有超出這一念，這一念也沒有比那無量劫短；一念就是無量劫，無量劫就是一念。

啊，說是這個道理這講不通嘛！怎麼一念就可以作無量劫，無量劫又可以作一念呢？啊，這個法我不懂的？那麼在中國有這麼幾句話，可以呀，稍微解釋這個「一念萬年。一念無量劫，無量劫一念」。在中國呀，讀書的小學生，寫這個字啊，有這麼幾句話，就說的，說，「昔日王子去求仙，而今丹成入九天；我在洞中方七日，不知世上幾千年」，這幾句話說的一念無量劫，無量劫就是一念。

說有一個皇帝的太子，在以前呢，去求啊，作神仙；現在呀，修行的這道成了，丹成入九天，到天上去了。他就說了，說我在洞中方七日，我在那個洞裏邊呢，只住七天，不知世上幾千年，你看七天，就是世上不知幾千年了？

那麼你這一念呢，又何妨把它拉長作為無量劫呢？無量劫又何妨把它縮短了作為一念呢？所以這說，啊，「或現須臾作百年等」，或呀，就是或者，不是一定的，不是你也可以，我也可以，他也可以的；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的。在一念呢，這須臾就作百年了；等，那麼還有其它很多的妙用。

啊，這「一切諸法，業幻所作故」：這個一切諸法呀，都是如夢幻泡影啊，

幻化業所造的，所作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呀，「一異無礙」：這個一不妨變為多，多也不妨變為一；一和多是一樣的，多和一也不是兩樣的。這都是一種幻化夢幻所作，幻化所現。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希望各位呀，也不要執著父母、兄弟、姊妹呀、夫婦，都不要執著；你能不執著了，那是真正自由；啊，真正自由，才是真正快樂。

不要誤解自由，啊，不要勉強自由；你要勉強去學自由去，那也沒有快樂的，那有苦。那麼這個道理呀，講來講去，就是叫你沒有執著；你能沒有執著，就得到解脫；得到解脫，就是自由；得到自由，也就是快樂；啊，得到真正的快樂，那時候是everything is ok！

Door3_074-036

今天呢，那麼來一位貴賓，也可以說是啊，我們佛友，是佛教的朋友。她今天來呀，和我們來作戰來；她準備的部、馬、炮、弓、卒。部，就是部隊；馬，就是馬隊；炮就是炮隊；弓，這講下棋呀，不有炮，有車。那麼她今天來怎麼樣作戰呢？她來呀，批評我們的不對來；我們這個不對呀，本來她不想說，但是她要說，她不說，永遠都是不對的。

就好像啊，那有一個人呢，說諸葛亮是諸葛亮，諸葛孔明啊，是諸葛孔明，這是兩個人；有一個人呢，就說這是一個人；一個人呢，就說兩個人；啊，這兩個人說完了，不知道誰說的對？說啊，我們請問一個那個老秀才去；這個老秀才他一定知道啊，諸葛亮，和諸葛孔明是一個人、是兩個人？那麼他若說一個人，那麼就算我輸；他若說兩個人，就是你輸。那麼我們輸怎麼樣呢？就請吃一餐，喝一頓酒，連這個老秀才呀，我們三個人喝一頓酒；誰輸了誰請客，總而言之是一個人輸，三個人只有一個人輸，輸這個人就請客。

啊，那麼就請問這個老秀才，這個說是一個人這個，也先先告訴這個老秀才，

說是啊，我和某某人打個賭，我說諸葛亮啊，是一個人，到時候，你一定要說是一個人，你呀，說一個人，他請你喝酒之後，然後我再單請你一餐，這老秀才說，好！

那麼那個人也到和那個老秀才呀，預先就說，說呀，我和他打賭說諸葛亮，和諸葛孔明是兩個人，到時候你一定幫我說是兩個人；啊，你說兩個人之後，他請你喝酒，然後我再私人呢，再請你喝一餐酒，喝一次酒，這個老秀才一聽，說，好！

那麼到時候就問這個老秀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這老秀才就說公道話，說，那是兩個人。啊，把這說一個人，我這根本這三國熟的不得了，連那個註解我都背的出來，你怎麼說是兩個人呢？豈有此理！那麼沒有法子，這是證人呢！他說是兩個人就兩個人，他輸了！輸了，完，他就問老秀才，說，你怎麼這個諸葛孔明，和諸葛亮是一個人，你怎麼說是兩個人呢？這老秀才說，唉！你只不過輸一餐酒，叫他糊塗一輩子，他贏了，贏了一輩子他都以為是兩個人，一輩子都糊塗！那麼現在這個謝教授啊，不想叫我們糊塗一輩子，叫我們在這個錯了就能明白，所以呀，今天我給他們一人一本這個是哪一篇呢，這個我告訴你，就是那首偈頌。

啊，這個因緣很殊勝的，就是這個，那個寫了錯很多字，他們誰能會看的都給他們可以給他們一本看著。

這是在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秋天的時候，我們在天津到上海武昌去。在這個時候我們坐船去呀，這個船呢，幾幾乎在水裡翻了，翻了，這船上在家人有一百多人大約是，我們出家人呢，有十四個，在這個船上啊，幾幾乎在那海裡都呀，為餵了烏龜，啊，這一百多人，連十四個出家人呢，啊，都要幾幾乎被烏龜給吞到肚裏去！

那麼當時啊，我因為吐的很厲害的，把口裏的苦水都吐，肚裏頭的苦水，不是口裏頭的苦水，肚裏邊的苦水呀，因為受委屈受的太厲害，所以苦水很多；那麼這一下子把苦水都給吐出去。那個船呢，當時往起，前邊往起一抬，有十幾丈那麼高；往下一扎，有十幾丈深，那麼這麼合計起來，一高一低就二十幾丈，這個船呢，啊，在上邊你根本就不能站著；所以就我吐的很厲害！那麼就寫了一首偈頌。

這個偈頌呢，我以前曾經教過你們，這個果前向這個雜誌上寫，他寫錯了。那麼他這寫錯，也都是很好的，因為他也不懂中國，不懂中文呢，就學三、四年的期間，也不是天天學，那麼他寫的還算不錯，美國人寫中國字啊，這算，也算不錯了。但是不錯，就錯了；不錯，又錯了，這是叫錯中錯。

那麼這個偈頌怎麼說的呢？我不要看，我現在還記得，你們我若念錯了，你們可以這個告訴我。這「結伴南行十四僧，鬍子長老沙彌青；碧海接天天萬里，黑波逐浪浪千重；法降妖邪舟未覆，輪逢聖助嘔方寧；喜抵滬海除饑渴，武昌正覺寶螺鳴」，對不對？我讀沒讀錯吧！讀錯一個字我又改過來，是不是。

「結伴南行十四僧」，那時候我們十四個出家人，十四個出家人呢，就有大約有十二個比丘，十二個比丘啊，當時就有十一個半，十二個半，啊，他都輕看我；所以說那個沙彌青啊，納各青字，也可以用那個輕重那個輕；當時十四個出家人，就有十二個半呢，輕看我，看不起，啊，一看，這個又窮又不會講話，啊，一天到晚也不會說一句話，他們都輕看。

所以叫「鬍子長老」，不是鬍子比丘，這鬍子長老啊，也可以說這個長老好像紅鬍子那麼厲害，人家有錢他都要，要到他手裡去，所有的出家人誰有錢都要給他，就像個紅鬍子似的(東北土匪俗稱紅鬍子)。也可以說，這長老啊，鬍子很長的，這鬍子有這麼長，有這個五十多歲，所以這鬍子長老。

「沙彌青」，沙彌呀，這個青啊，也可以講的通；但要啊，若是用那個輕慢的輕啊，更好！這個沙彌都是年青的，他也輕看我，那麼有十二個半呢，人都輕看我。怎麼十二個半呢？這十二個半，我去是一個，這剩十三個是不是；十三個呢，我拿那個那沙彌有一個他十一二歲，拿他當半個，拿他的師父呢，當一個半，所以這合起來是十三個，啊，沙彌青，他輕看我。

在那時候啊，在那個黑海裡頭，黑海洋，本來從天津到上海呀，大約三呢，四天就可以到了，我不確實知道，有坐過船從天津到上海，用多少時間是會知道的。我們在那黑海洋呢，那個風颳的這個船就在那轉，不能走，在那個地方啊，大約停止有七、八天。所以船上只帶三天用的東西呀，都吃光了，所以出家人也沒有什麼東西吃；所以那個時候啊，啊，這個這種啊，情形啊，啊，是說不出來那麼苦了！又寒又冷，又沒有東西吃，在船上，啊，又這個船又要翻那個樣子，啊，當時啊，是那種苦啊，只可以身歷其境才知道，旁人不知道的？

那麼這叫啊，啊，「碧海接天天萬里」：這一望啊，天萬里啊，看不著那個邊涯，天萬里。「黑波逐浪」，那黑波呀，黑色的像墨水那麼黑，啊，那個地方，逐浪，一個浪跟著一個浪跑，那黑波逐浪；「浪千重」，千重，不止千重，恐怕萬重，萬萬重都多。

啊，「法降妖邪」，這個用佛法來把這個妖邪給降住了，這個舟啊，這個船才沒有翻，「舟未覆」；啊，「輪逢聖助」，這得到啊，這一個諸佛，菩薩，聖人呢，來呀，保護，幫助；啊，「嘔方寧」，嘔吐了之後，覺著沒有什麼事情了。

啊，「喜抵滬海」：那麼以後啊，在這個大難不死裏頭，王八精沒有給吞去的時候，啊，這個船也到上海了；「除饑渴」，到了上海也沒有饑，也沒有

渴了。啊，「武昌正覺寶螺鳴」，那麼以後到武昌啊，正覺寺啊，他們這個迎接我們這個人呢，又打鐘，打鼓的，又擊大法鼓，吹大法螺啊，這叫寶螺鳴。這是啊，前幾年這麼一個這叫嘔吐頌，因為嘔吐了，以後寫這麼幾句話。

那麼這幾句話這個果前寫到雜誌上了，字都寫錯了，那麼現在幸虧呀，我們這來這位這個謝教授，告訴我，說有一些個錯字，若他不告訴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因為根本我就沒看，有沒有中文呢，並且這個雜誌是個英文的雜誌，有幾句中文呢，我也沒有時間來看，那麼你們以後啊，往雜誌放的中文呢，也應該寫出來先給我看一看；我看一看，我看之後就不會有這個錯字，啊，你不給我看，哎，就會貽笑大方，這個謝教授不會笑我們；但是啊，不是謝教授就會笑！

Door3_075-037

在經上說呀，(梵網經)「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由這幾句偈頌啊，看來，佛教徒啊，必須要先受戒，然後才能成佛。所以釋迦牟尼佛將要入涅槃的時候，阿難以四事問佛，那麼其中之一呀，就是佛住世的時候，以佛為師。

佛滅度之後呢，又以誰為師呢？佛呀，就告訴阿難，和一切的弟子，說是啊，以「波羅提木叉為師」！波羅提木叉，就是「戒」。人呢，若能受五戒，行十善，就會生到天上去；若受十戒，行百善，就可以證果阿羅漢。十戒，是什麼呢？就是沙彌戒。那麼若能啊，受二百五十條這個比丘戒，這一定啊，成佛果！

所以才說，「眾生受佛戒」，眾生，無論哪一類的眾生，都包括在內了，所謂：飛、潛、動、植。飛的，天上飛的；潛，在水裡頭的魚類；動，就是有氣血的；植，就是植物，就是啊，這個花草樹木，這都是眾生；那麼眾生啊，

都可以受戒。所以在南華寺啊，虛老在那傳戒的時候，就有啊，樟樹去求戒，又有老虎去皈依，不過那是在山上；啊，這個樹啊，也要受戒，老虎也皈依。

那麼若在城市裡頭呢？這個樹啊，就不會來受戒，老虎啊，也不會來皈依。因為啊，牠雖然有個善心，但是怕這個惡人；這個人多的地方啊，就有惡人；這個惡人呢，啊，就不允許牠們想啊，受戒。

「既入諸佛位」，那麼能受戒呀，就是有佛的位子了。「位同大覺已」，你那個地位呀，和這個大覺佛呀，是一樣的。「是名真諸佛子」，這才是真真實實的佛的弟子！由這幾句偈頌啊，看來，所以這個受戒呀，是最重要的。那麼你若不受戒呢，就不能成比丘，不能成沙彌，不能成菩薩；所以必須要受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要受這個三壇大戒這叫。

可是這個傳戒這個方法呀，在東方是很盛行的。在這個西方的國家，打開歷史來看一看，還沒有過；不單在這個美國沒有，就是在其它的西方國家也都沒有過，那麼這是啊，正法傳到西方的第一次。這第一次啊，是早了一點，早了一年；要等到明年呢，就會好一點，因為啊，宣傳的力量不夠！要啊，甚至於宣傳三年，在三年以前呢，就應該做這種的工作，那麼才能發生效果。

可是啊，在去年，他們五位啊，到紐約大乘寺去開幕；看見大乘寺開幕啊，他們就著了急了，就等不了了；所以呀，就發表說啊，金山寺今年就傳戒，這最低限度啊，早了三年，方才我說是一年呢，這要是啊，正式說起來，就早了三年。那麼早了三年呢，人就會少一點，可是人會少一點，佛就會多一點了。啊，受戒，在西方，好像沙裏澄金一樣，在沙子裏邊呢，往出找金子，這是很不容易找的，要費很多人工啊，才能把這個金子淘出來。

今年，這個提前傳戒，所以呀，人就很少的，只有三個沙彌，沙彌尼，來求啊，比丘戒、菩薩戒。其餘的呢，有想求啊，菩薩戒的，有想求五戒的，那

還慢慢會有人。那麼現在呀，就這三個。可是三個是不是少呢？不是，不單三不少，一個也不少。不過這個三個呢，是在前邊，是第一次，第一次這三個，這正是啊，表示這「三如來」！東方阿閼佛，西方無量壽佛，中央釋迦牟尼佛。那麼將來呀，這三而九，啊，九九就無盡，無盡無盡的那麼多了。

凡事啊，是一開始，是難！因為開始人人都不敢，這受戒。啊，怎麼叫受戒，他們也不明白？以前有這麼些個佛教徒，也不懂得怎麼叫受戒？甚至於這國家，啊，的人，都不懂得什麼叫受戒？所以呀，我們這，啊，一提倡這個傳戒，這人呢，就認為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什麼叫傳戒呢？他們就很驚奇了；很驚奇，有的想要來受吧！又不敢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說這可憐不可憐！你們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麼今年有三個求出家的具足戒，啊，這也表示啊，過去一個，現在一個，未來一個；也是過去、現在、未來這三際，也是三如來。所以呀，你們三位拜願的時候，也誠心來拜，讀誦**毘尼經典**，也都誠心讀誦，絲毫不可以馬虎的。人多了，就有的馬馬虎虎的，人少的時候，就不能馬虎了，一定要認真！那麼越少呢，我們要越好，做的越好；人多了，就照顧不過來了，人少。

我們天天呢，拜願，要拜祖，拜祖師，天天呢，早晨要拜西天、東土的歷代祖師三拜；晚間呢，也要拜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三拜。本來在諸方這個拜祖啊，要在祖堂裡去，那祖堂啊，從大殿走到那個祖堂啊，大約有，我在普陀山那個，要上山去，從這邊呢，上山上去，從那邊又下來，每天都是這樣子；到那幹什麼呢？就叩三個頭。這上山有，上大約有五分鐘的時間，啊，下山又要五分鐘的時間；它那因為很多台階，那麼去禮祖。這就為什麼要**禮祖呢？**
這就孝順呢，我們孝順西天東土歷代的祖師。

我們現在想出家了，啊，要恭敬過去的祖師，所以**受戒的時候啊，必須要天天禮祖**。在諸方禮祖，這講，這個引禮師叫，說，排班！你們在台灣是不是

有這個排班？說，對面立！向上排班！頂禮三拜！這麼樣。我們這呢，人少啊，就不必那麼唱，我們尤其在這個西方的佛教，不必對面立，我們可以說，排班！向上！面上！恭立！這麼樣子，然後啊，頂禮呀，祖師。

因為我們這的規矩啊，是面都對著佛的。不像啊，中國的佛教他是人面對面，啊，你看我也不順眼，我看你也要發脾氣。我們現在呢，在這個西方，誰也不看誰，我們看佛，啊，這佛呀，沒有發脾氣的。但是我們若到，譬如到旁的地方啊，還要隨其他人的規矩；因為他們都是那個老規矩，我們這新規矩他們不懂。所以呢，我們這是面，我們這作早晚功課，人人都面對著佛，不是對面立。中國他們是對面立，所以我說啊，**我們這的佛教，不是中國的佛教，我們這是一個新興的佛教。**

那麼以後啊，你們受戒的沙彌、沙彌尼呀，要聽我們以前在台灣受戒回來這些老戒的招呼；在這個受戒的期間呢，一定要循規蹈矩的，要認真呢，去學習。在今天呢，一個開始的時候，我和你們隨便談幾句話。

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說，「**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你無論做一個什麼事情，你必須要有一種誠心；你若有一種誠心求戒，也一定會得戒的。本來這個受戒呀！是**在佛法裏邊，都是自己求戒，自己呀，在佛前呢，拜佛求戒，就是拜願！**啊，有的拜一年得戒的，有的拜兩年得戒的，有的拜三年得戒的，有的拜四年、五年、六年，甚至於十幾年，也不得戒的；那麼有的就得戒。

怎麼謂之得戒呢？這佛經上說的明白，說是啊，你拜佛，或者見到光了，見到佛放光了，這也證明你得戒了。或者呀，你見到佛來給你摩頂了！不是啊，心裏這麼想著，有這個境界，是啊，真真實實的，這佛啊，放光，佛來給摩頂，啊，證明你呀，得戒了。

那麼因為啊，這麼樣子，就很不容易呀，得戒！所以以後就**傳戒！**傳戒啊，這也是啊，佛制許可的，啊，要有三師，七證，證明啊，你得戒了，這也啊，是受戒。所以我們現在拜願呢，你們都要誠心，特別誠心！天天呢，都要誠心，不要懶惰，一分鐘啊，也不要懶惰，那麼我相信啊，一定會得戒的。

我們這佛教是一個開始啊，那麼將來好令一切的眾生啊，都有機會啊，受戒！所以在你們後邊呢，有很多人等著！我們我方才說這啊，早了三年，要晚了三年有多少人呢？**會有三十個人**；這早了三年，就有三個人。這三個人呢，也不算少，就一個人也都不算少；甚至於沒有人，我們這來傳戒，都不算少。

因為啊，這有一切的鬼神呢，也都要在這等著受戒。所以這個傳戒不是單單給人傳，這一切的護法天龍八部很多這個都要來受戒的，所以啊，你不愁沒有伴侶，有很多人陪著你們拜佛啊，也很多這個天龍八部啊，陪著你們拜佛呢！

我在今天呢，給你們說一點這個笑話，什麼笑話呢？你若拜佛呀，那個魔就跑了；不拜佛呢，魔就會來。什麼叫魔呢？你打妄想，那就是生魔了；沒有妄想，那就是成佛了，就是受戒了。你能拜佛，拜的專心致志，只有一個拜佛的這一念，啊，你這一禮，一拜，就拜十方諸佛，十方諸佛的面前呢，都有你了，都有你在那拜佛呢！

那麼所以有這麼幾句啊，偈頌，你們拜佛的時候應該念的。說，「能禮所禮性空寂」：，十方諸佛影現中。能禮的，是這個人；所禮的，是這個佛；性空寂，這個性本來就是空的。可是啊，雖然是空的，「感應道交難思議」：這種感應道交啊，不可思議的。

「我此道場如帝珠」：我們這個道場啊，就像那個帝釋天那個寶珠似的，那麼光明徧照；那麼你這樣一觀想啊，就能徧禮十方諸佛，十方諸佛都現前。

你這一拜呀，就拜十方諸佛；那麼十方諸佛能現前了，你罪業就會消滅了。所以我在這啊，來拜願、拜佛，要這樣子，這個拜佛是最重要的。傳戒，就是這要拜佛，一天到晚都是拜佛的；那麼拜佛、讀經，拜佛、讀經，那麼研究經典，研究經教，這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大家共同啊，來修行。

Door3_076-038 61.華嚴經疏懸談淺釋-第三門-宣化上人

言如夢者，如夢中所見廣大，未移枕上，歷時久遠，未經斯須。故論云：處夢謂經年，覺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剎那。

「言如夢者」：前邊呢，那是講的一個「幻」字。現在呢，講的一個「夢」字，這個夢啊，有種種不同的，有真夢，有假夢。什麼叫真夢呢？真夢啊，是在世俗間呢，所講的，它有一種靈驗。譬如，晚間夢見呢，一個境界，啊，說是我什麼親戚來了，或者什麼朋友來了；等到明天呢，果然這個親戚就來了，或者是朋友來了。啊，在這個他沒有來之前，預先就有這麼一個夢，這可以說是真的了，一般人來講這是真的。

若是按著修道來講呢，這也不是真的。為什麼呢？它還是夢！在夢裏頭見這種境界，你不是在定裏頭見這個境界；若在定裏頭見的境界呢，不是夢中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是睡著覺那麼知道的；就是啊，在靜坐之中，啊，這個境界就現前了，啊，說，你看，一觀察明天有什麼事情，啊，這明天這個事情啊，就像演電影似的，看那個電視似，這個東西都現出來，啊，明天有什麼事情。

這明天的事情你若知道了，又可以知道後天的事情，再後天，甚至於明年的事情，你今年就知道。啊，明年呢，的今天我要死了，還有一年的壽命，啊，這趕快預備後事，啊，你說，這妙不妙！生也知道，死也知道；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死都知道。

所以六祖大師，哎，在沒有啊，入滅以前，前幾年呢，就告訴徒弟，給他做出來一個坐棺，說他就要啊，走了，這就是啊，在定中啊，就知道了！不單知道明年的事情，知道啊，幾十年以後的事情；不單能知道幾十年後的事情，能知道幾百年、幾千年、幾萬萬年的後邊呢，要願意想知道它，都可以知道，這個呢，就不是夢。

什麼叫假夢呢？我們這個人在世界上啊，都做假夢！你沒有開悟之前呢，所行所做，這都叫一個假夢在這，在這作夢呢！可是啊，在夢中，你不知道你是做夢，你等夢醒了才會知道作夢。所以呀，你在夢中，作夢的時候覺得啊，啊，這五大洲啊，都走遍了，啊，美洲、非洲、亞洲、澳洲、歐洲這五大洲都遊遍了，啊，到處啊，這個境界也都啊，看了。

啊，所謂環遊世界，世界去各處都到了；不單世界到了，在作夢裏頭啊，忽然而天又忽然而地，啊，忽然跑到月球裏頭去了；啊，他們太空人到這地方拿這個爛石頭搬回去有什麼用呢？真是可憐！太愚癡了！要石頭這個地球上多得很嘛！你何必又跑到太空去搬去呢？啊，這些個人真是沒事情來找事情幹，在夢裏頭啊，哈！把這個政府也給罵了，啊，這個總統啊，啊，也給推倒了，什麼都幹過了，做了很多轟轟烈烈的事情，哦，這誰都知道，名聞世界，世界都，啊，都知道你這個人了。

可是啊，走了這麼多的地方，啊，五大洲走遍了，天堂地獄也都看完了；啊，本來人看不見地獄啊，他就作夢裏頭有了神通了，又可以到地獄裏去看一看，啊，看看那個小鬼呀，在那地方齜牙咧嘴，發脾氣。

等到醒了時候怎麼樣啊？走了這麼多地方，還是在枕頭上呢，還是在那個床上呢，啊，沒離開這個所睡的這個床啊，啊，一寸，還是在這個床上，在這個枕頭上，在這個枕頭作夢的時候，遊遍五大洲，啊，太空，到太空也探險

了，去探險去；啊，甚至喜馬拉雅山頂上他也去了。

日本那些探險家到喜馬拉雅山就摔死了十四、五個；啊，他到那個地方平安無事，什麼危險也沒有，喜馬拉雅山也到了；那麼回來還是在枕頭上，在這枕頭山上這躺著，枕頭山，pillow mountain，枕頭，pillow mountain這探險呢！

「歷時久遠，未經斯須」：歷時，就是歷，就是經歷；時，就這個時間。經歷這個時間呢，很久遠了，啊，覺得他在夢中啊，所遊歷的地方也多，所啊，經過的這個時間也長；啊，怎麼樣長法呢？他覺得，他生出來啊，到他夢醒的時候，經過了有九百多年，他就啊，高興了，他說啊，我聽說這個彭祖活了八百八十歲，我現在活了九百多歲了，比彭祖這個壽命還長。

啊，彭祖啊，他要見到我都要叫我叫老大哥了，啊，這有多妙，世界上哪有一個人像我這麼長命，在夢中啊，就躊躇滿志，你看，就覺得，我真是知足了，知足了，夠了，我現在呀，就死也沒問題了；啊，兒子，啊，有幾百個，孫子有幾千個，重孫子有幾萬個，你說這世界還有這麼圓滿的人嗎？我這一生啊，這真是知足了！知足，他就常樂。那麼這一樂呀，就樂醒了；樂醒了，才知道，喔，原來就是昨天晚間作的這麼一個夢啊！在夢裏活了九百歲呀，啊，這才是沒有多大時間。斯須，斯須就是很短的時間，斯須之間。

啊，「故論云」：在這個論上啊，有這麼幾句話說了，說什麼呢？「處夢謂經年，覺乃須臾頃」：說是啊，在這個夢裏頭的時候，謂經年，這是說經年呢，你也可以說是經劫，也可以說經幾個大劫了，都可以的，謂經年；覺乃須臾頃，及至這個夢醒了，很短的時間。

「故時雖無量」：這個時間呢，雖然有無量無邊那麼多，「攝在一剎那」：把以前呢，他所經過這個九百多歲這個時間，原來就是一剎那。所以呀，一

念萬年，萬年一念，也就是在這個時間呢，你就會明白，喔，原來這麼夢裏邊呢，啊，經過那麼長的時間，醒呢，還是一剎那；一剎那，就很短的時間。

剛才呀，我不想講這個公案，但是他又翻譯錯了，這個彭祖，他給翻譯了一個大鵬金翅鳥去，所以現在呀，把這個彭祖再講一講他。我們所有的人呢，在一出生的時候，閻羅王那都有個file，都有一個存根，在閻羅王那都有一個，這叫**生死的簿！**，生死的book。那麼這個生死的簿啊，就把這個彭祖他出生的時後啊，就沒有給寫上；為什麼沒有給寫上呢？哎，這講起來真是啊，很好笑，因為閻羅王那個secretary睡著了，所以忘了寫了，那個生死的簿上就沒有這個彭祖這麼一個人，也沒有這麼一個鬼了，啊，人將來是會做鬼的，鬼又可以會做人的。

那麼這個彭祖，他呀，閻羅王那個file上沒有他的名字，所以呀，他活了一年也不死，活了一年也不死，閻羅王啊，啊，也找不著他。那麼以後啊，大約有人死的時候，就和閻羅王啊，來辯論起來；辯論什麼呢？說我現在才幾十歲，你就叫我死，你太不公平！閻羅王說，怎麼不公平呢？啊，這個人說，我鄰居呀，有個姓彭的，叫祖，彭祖，他現在活了八百多歲了，你怎麼不叫他死呢？我八十歲還不到呢，你就叫我死！不單我，我們家裡這個所有的neighbor，所有的鄰居，都沒有活過一百歲的，啊，這個彭祖他活八百多歲，他和你是什麼親戚呀？有什麼交情啊？他給你多少錢呢？買的你叫他死啊？啊，你總說你鐵面無私，你是公平，你公正什麼？

閻羅王，噢！Secretary，你快看一看看，怎麼你不叫這個人死呢？這個人打開簿，說，沒有這麼一個人？沒有，那他怎麼說呢？那麼沒有，沒有，他當然不會說的，快去把這個人抓來！派出去一個鬼，也找不著這個人，因為那個生死的簿上沒有他的名字，他一定要有個order，有一個這個到那對不上這個，沒有這麼個人；去了一次，也找不著這個人，去了一次，也找不著這個人！

以後這閻羅王也就想辦法了，怎麼樣呢？哎，要做一個奇怪的事情，才能找著這個不是平凡的人，要做一個奇怪的事情。怎麼做奇怪的事情呢？哎，這很容易的，閻羅王就告訴這個鬼呀，說，你呀，你到人間去，你找這一些個木炭，在這個海的邊上啊，你洗這木炭，用刷子刷這木炭！

啊，有人問你，為什麼你要洗刷這個木炭呢？你就說，因為它太黑了，這個木炭太黑了這個顏色，我想把它刷白了，啊，把它洗白了它，洗，但是沒有用肥皂粉，也沒有這個洗衣服那個粉，他就這麼刷，洗。那麼現在要是用一點化學的工作可以把這黑的把它變成白的，或者可能，要用化學的這種的品，chemical，用這個可以，或者可以的，但是那時候沒有。

沒有啊，他就這麼洗，洗了大約也很久了，啊，那麼這樣子呢，他所以在那刷，一刷也不知道刷了多少十年呢？啊，這一天彭祖走到那地方了，看，咦，拿著炭用這水來洗，咦，太奇怪！這個世間我什麼都懂，怎麼這刷這個炭，洗炭幹什麼呢？那炭是燒火的，不必用水洗呀，他就問，喂，老夥計，就老朋友，你這幹什麼呢？你是不是沒有工作，吃飽了沒有什麼工作，你在這幹什麼呢？這個鬼本來是變一個人的樣子，不是鬼的樣子；他就回頭望望他，說，哦，我呀，我想把我這個炭洗白了它，刷白了它！

哈哈，彭祖一聽這話就哈哈大笑！說，我彭祖的壽命活了八百八呀，沒有看見黑炭向白刷，沒有看見過這黑炭可以想把它洗白了，這鬼說，喔！你就是彭祖啊，那快跟著我走吧！閻羅王正找你找不著，這回我可找著！於是乎把彭祖就給抓去了，就這麼樣子，才找著這個彭祖。

所以呢，方才講的就是彭祖壽活八百八十歲，那麼他就因為要多管閒事，就被閻羅王把他找著了。啊，他要不管這個人家刷炭，洗炭這個閒事，啊，那麼閻羅王永遠都找不著他，因為閻羅王的file上沒有他的名字；啊，這一管閒

事，就管出麻煩了，就死了。

Door3_077-039

六如影像者，一切萬法略有二義。一皆如明鏡，含明了性，一心所成故。二分別所現，如影像故。由初義故為能現，由後義故為所現。故一切法互為鏡像，如鏡互照而不壞本相。下經云：遠物近物雖皆影現，影不隨物而有遠近等。

一切的諸法，就破人的執著，所以把它說成如幻，又把它說成如夢，也把它說成啊，好像泡，也把它說成好像影，又把它說成好像那個露，又把它說成好像那個電。那麼說了這麼多的譬喻，就是教我們這個人呢，離開這一切執著。你若沒有執著了，一切法就都沒有用了；就因為我們有執著，佛才說法，破我們這個執著。

這第六呢，第六門呢，「如影像者」：啊，說的好像這個影，和這個像這個道理。這個影像啊，不是真的，所以才說，「一切萬法略有二義」：這個八萬四千法門，也就是一切的萬法，言其多，這個法門呢，太多了，所以說一切萬法；略有二義，那麼若是詳細講這個八萬四千法門，需要的時間呢，太多了，窮劫難盡，這講幾個大劫呀，也講不完的；那麼現在呀，簡略的來呀，講一講，那麼簡略啊，講它有兩種的意思。

第一種的，「皆如明鏡，含明了性」：就好像啊，這個明鏡似的。所以這個神秀作了一首偈頌，他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休使惹塵埃」，也就是啊，這個明鏡的道理。這個明鏡啊，它含明了性，它啊，有這個明了的作用，你不明白，你照照鏡子就明白了。本來你不能啊，迴光返照，看不見自己的面，你眼睛啊，長到你的面上，但是你看不見你自己的面，啊，你自己的面是什麼樣子？看不見的。

啊，你自己這個面是個人的樣子啊？是個鬼的樣子啊？是個菩薩的樣子啊？是佛的樣子？你自己看不見。啊，那麼你若一照這個鏡子，啊！原來我是這樣子，也好像其他人，有兩個眼睛，有兩個鼻孔，有一個嘴巴，有兩道眉毛，或者有什麼特別的一種樣子，那麼自己就看見了，認識自己了，喔！原來你是這樣子，原來我是這樣子。那麼所以呀，這個鏡啊，就是顯物的，顯出來啊，這個樣子。

那麼雖然呢，是鏡是這樣子，但是我們這個**心鏡**啊，也是這樣子，心呢，「一心所成故」：這個明了性啊，我們這個心的這個明鏡啊，也有這個具足光明智慧，也有這個明了性，照了萬物，一切的道理，一經過啊，我們來分析，來研究，啊，它就啊，知道了，這個鏡的本體，譬如心。

「二分別所現，如影像故」：第二種的意思，就是分別。分別什麼呢？分別呀，那個所現出來的；所現出什麼呢？在這個鏡裏邊呢，現出這些個影像。啊，這個**鏡子，它照物，雖然照物，但是沒有心**，這個鏡子啊，不會說是，哦，我現在照你了，你是這個樣子，它沒有心。

為什麼呢？它是無情的；雖然無情，但是**它是個表法**。我們心呢，也就像這個鏡子啊，一樣。那麼等外邊來的這種啊，境界呀，我們有所分別，這個影像啊，就現出了；就好像啊，在那個鏡子，你一照啊，就現出影像來一個樣。

「由初義故」：由啊，最初這個，啊，好像明鏡，它含明了性，啊，這一心所現的，「為能現」：這個鏡子就是一個能現。「由後義故」：由後邊呢，這個分別所現的這個影像這個道理來講，這就啊，是「所現的」：這個鏡子它能現一切物，那一切物就是鏡子裡所現，所現出來的。

「一切法，互為鏡像」：這一切的法呢，它也就互相為鏡像；啊，你這一個

法作鏡子，那一個法就作像，互相；哪一個法都可以作鏡，哪一個法都可以作像，這叫互為鏡像。「如鏡互照」：就好像啊，這麼兩面鏡子一樣；兩面鏡子，這個鏡子裡，也可以照到那個鏡子，那個鏡子啊，又可以照到這個鏡子；互相啊，啊，攝照，你照我，我照你。

啊，「而不壞本相」：這個鏡子啊，互相來照，可是它那個本體呀，並不會壞的。不是啊，說你把我這個鏡子照到我這個相了，啊，我就壞了；或者我把你那個相照到我這個鏡子裏頭，啊，你那個相就壞了，不會的；它互相啊，不會壞這個相。所以呀，在下邊那個經上就說了，就是這華嚴經上就說了。

「遠物近物雖皆影現」：無論遠的物，和近的物，都是啊，這個影現出來。我們這個心裏看見，啊，一切物，也好像那個鏡子照見一切物一樣，所以呀，都是一種影像。「影不隨物」：這個都是啊，影現的，這個影啊，在這個鏡子裏頭所現這個影，不會呀，跟著那個物啊，去跑去；「而有遠近等啊」：你無論遠的物，照到這個鏡子裏也是一樣的；近的物，照到這個鏡子裏也是一樣的。啊，所以這個影啊，不會跟著那個物來跑。

也就是啊，我們這個影啊，就是心裏頭的這種妄想；你所見到的，都是妄想所現。我們看見有山，有河，這都是啊，在我們這個心的鏡子裏邊，現出來這一種的境界；那麼你若能明白這個好像鏡子裏現的這個影像，這又有什麼可執著的呢？所以呀，把一切的執著啊，就可以破了。

Door3_078-040

我們人所以不能得到啊，自由，得到自在，不能得到解脫，就因為有這種執著；你若沒有執著了，啊，那就是自由，那就是自在，那就是解脫了！所以在以前呢，有一個老修行，他就想求解脫，見著善知識啊，就求啊，善知識幫他解脫；那麼問了很多善知識，善知識啊，都沒有法子幫他解脫，沒有法

子啊，啊，令他得到自在，得到自由。那麼有一次啊，他又問這個一個老的善知識，這個老的善知識啊，啊，老的牙也掉，眼睛也花，耳朵也聾了，但是啊，他沒有執著；那麼他又來呀，求解脫，向這個老善知識。

善知識，這個老的掉牙這個善知識啊，就對他說了，說，你求解脫，**哪一個把你綁上了？**這一句話，他豁然開悟了，喔，得到自由了，得到自在了，德到解脫了，因為他就放下了，把那個執破了。把執破了，所以本來沒有人綁著自己呀，你自己綁著自己！啊，自己怎麼樣綁呢？就是那個執著把你綁住了；你若沒有執著啊，啊，那就得到解脫了。

那麼修道的人，和學佛法的人，有的人，明明啊，知道這是一種執著，但是他也不願意放下他這個執著；這種執著啊，就是你捨不了的，放不下的，這都叫執著。若沒有執著了，也沒有憎、也沒有愛，也沒有遠、也沒有近、也沒有大、也沒有小，也沒有多、也沒有少，圓融無礙，無礙圓融，這才是自性的本體，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

你不能放下的要放下，不能捨的要捨，那麼就沒有麻煩了；因為你所有的麻煩就是因為放不下、捨不了，這才有麻煩，有煩惱了。我們現在在這學佛法，學一天，要執著少一點；學兩天，這個執著更少兩點；不要學啊，越學這個執著越深，人家說我一句不對，啊，這無名火也點著了，有三千丈那麼高，那就啊，不要學佛法了，學佛法就是啊，要破這個執著。

Door3_079-041

七因無限者，謂諸佛菩薩昔在因中常修緣起無性等觀，大願迴向等稱法界修，及餘無量殊勝因故。今如所起果，具斯無礙。

在這個第七門呢，是講這個「因無限」：佛呀，在因地修無量無邊的行門，

發無量無邊的大願，修無量無邊的觀法，所以呀，叫因無限，就是沒有一個限度，沒有一個邊際。「謂諸佛菩薩」：這是所說的，十方諸佛，和十方的菩薩，「昔在因中」：在以前呢，在這個因地之中；**因地，就是沒有證果以前**。我們現在這個學佛法，這都是在因地；沒有證果以前，都是叫因地。那麼種這個因，才結這個果，到結果上，這叫**果地**。

佛呀，在因地，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修這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無緣，就是沒有緣；沒有緣呢，才要用慈悲心來度化。那麼有緣的度化不度化呢？有緣地更要度化，更要來教化；就是沒有緣的，也要教化他，也要攝受他，所以這叫無緣大慈，沒有緣還要度。

啊，佛度眾生，是捨頭目腦髓，身心性命，為行菩薩道，布施這個生命，來呀，教化眾生。所以呀，才有這個捨身餵虎，割肉餵鷹，這個種種的苦行，人所不能行的，他去做去，這都是啊，叫因無限。

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中啊，捨過一千個身來救度眾生；那麼說是一千個身，其實啊，是沒有數量那麼多，不僅僅的就是一千。所以說，盡大地，沒有一粒微塵那麼多的地方，不是啊，過去諸佛呀，捨身命處。

我們各位呀，學佛法，應該生大慚愧，佛能有這樣的偉大，為救度眾生，布施一切，我們能不能做到這個事情？我們自己要迴光返照，要看一看！所以呀，要是能做的到，就是佛的弟子；要是做不到，也不願意去做，那就是魔的弟子，魔呀，就是怕吃虧，啊，歡喜佔便宜，歡喜自利，而不歡喜利他。啊，所以呀，十方諸佛菩薩在因地中啊，這種的偉大的犧牲，就沒有限量。

「常修緣起無性」：他常常修啊，這種緣，沒有自性，也沒有什麼因緣，啊，他啊，想要得到一個什麼，什麼也不想得。所以呀，「等觀大願」：這個很多種的觀法，發很多種的大願，「迴向等」：所有的這功德，都給迴向法界

眾生。「稱法界修」：修這種大法呀，他是稱法性，稱法性啊，就是這個法界有多大？他就修多大的行門。甚至於啊，他所修這個行門，沒有啊，什麼比喻可以說的出來那麼大，這叫稱法界修。

「及餘無量殊勝因故」：和呀，其它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特別殊勝，在因中啊，修這種殊勝的法門故。「今如所起果」：那麼現在呀，才得到所應該得的這種果。「具斯無礙」：那麼具足啊，有這個好像法界那麼圓融無礙，啊，得到這個圓滿的果報。

Door3_080-042

八佛證窮者，由冥真性，得如性用。故經云：無比功德故能爾。

在前邊所講的這種種的觀法，種種的行門，都是這個修這個緣起無性觀，成就這個稱法界的用。那麼這個等觀呢，就是說的前邊這種種的觀法，有唯心所現的觀，有法性融通的觀，又有如夢幻的觀，又有如影像的觀，又有這個緣起無性的觀，又有如這個露啊，如電的觀，這種種的觀法，就是都教你破執著，教你沒有執著，沒有我執，也要沒有法執。你若沒有我執，還有法執，那還是啊，有執著。所以呀，修這個法界觀，成這個法界之用，那麼才能啊，證得這個法界的果，成就這個法界的性。

他證得呀，到極點了，這叫「極果」；再沒有比佛的果位高了，所以這個叫窮了，證得啊，窮了。那麼講來講去，究竟怎麼叫個「佛」呢？說他證窮了，怎樣證得窮的呢？佛呀，因為三覺圓，萬德備，所以呀，才稱為「佛」！

什麼是三覺呢？三覺，自覺、覺他、覺滿。這個自覺啊，就和凡夫不同；凡夫呢，是不覺。啊，他所做錯事了，你一問他，他也不知道，他說他不知道？這叫一個不覺。不覺，也就是不明白，啊，為什麼你做錯事了？哦，因為我

不明白，不明白就是不覺。

那麼你明白了，就應該不做糊塗事了，啊，他還是做糊塗事，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不明白，還是沒明白，所以做出一些個顛倒的事情來，他認為對了，這叫凡夫的不覺。

那麼自覺呢，自覺是二乘，二乘啊，是羅漢覺了。可是他自己覺悟了，自己明白了，他就啊，不管其他的人，他說我啊，就保守我自己呀，這個地位算了，他不願意行菩薩道，不願意自利利他，啊，只想自利，而不想利他，這叫啊，羅漢。羅漢呢，這是二乘的人；二乘自覺，而沒能覺他。

菩薩呢，是既能自覺，又能覺他，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既能自利，又能利他，所以呀，這行菩薩道。菩薩道啊，菩者普也，就是普遍的，沒有一個黨派分；說我和你是一黨，和他就不是一黨；啊，或者和你是親戚，和另外一個人就不是親戚；或者和你是朋友，和另外一個人就不是朋友，沒有的。

菩薩，和誰都是一黨，沒有兩黨；菩薩，和誰都是親戚，沒有另外一個親戚；菩薩，和誰都是朋友，沒有另外的一個朋友；他以眾生為友，以眾生為親，以眾生啊，為黨。

所以菩薩，他是啊，大道心的眾生，和眾生啊，都是一個的，也沒有國籍之分，也沒有人我之分，也沒有男女之分，啊，沒有彼此之分。他是啊，和一切眾生合而為一了，所以他才能啊，自覺，又能覺他，自己覺悟了，令其他的人也覺悟。

那麼他自己要覺悟了，不想叫其他人覺悟，這就是啊，自私自利，這就是小乘的。小乘啊，就不發菩薩心；大乘的人，就發菩薩心。可是啊，菩薩雖然這麼好，發這麼大的心，啊，但是他沒有能覺滿。怎麼才能覺滿呢？你就要

啊，做功德！就像釋迦牟尼佛似的，三大阿僧祇劫，他修福又修慧，百劫他又種這個相好。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怎麼他會有的呢？就因為他修，他在因地中啊，啊，就是頭髮絲那麼少少的功德，他都不放棄了它，何況大的！那麼小的功德他也做，大的功德他也做，做來做去啊，這功德就圓滿了，所以叫覺滿。

自利利他、自覺覺他，就沒能覺滿；等到佛呢，既能自利，又能利他，啊，所以就覺滿了，這個覺悟這個智慧呀，圓滿了，所以叫啊，三覺圓，圓滿了；萬德備，萬種的德行啊，都備，所以這叫「佛」！

那麼佛呀，證得呀，這個萬德莊嚴，萬德莊嚴呢，啊，「由冥真性」：這個等到萬德莊嚴了，這個時候，和本來啊，這個真性相契合了，啊，合成一個了，和本來這個真如自性相契合了。啊，這個真如自性，在眾生上，也沒有少一點點；在佛的果位上，也沒有多一點點。眾生為什麼他不覺悟？就因為他迷了，迷而不覺；諸佛證得這個真如自性，啊，他就是覺而不迷。

所以呀，「得如性用」：得這個真如自性的這種的用。這也叫什麼呢？這叫「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圓滿菩提了，歸無所得。你若沒有圓滿菩提，那還有所得；因為你沒有圓滿呢，你一定要得；若圓滿了呢，就無智亦無得了。

啊，因為都是你的，你還得個什麼？以前你所以得的原因，就因為你都丟了，才有個得；現在呀，沒有丟的了，所以就不需要得了。你丟的什麼？哈，丟的無價寶；你丟的什麼？哈，丟的你那個最真的那個東西，你都丟了，所以才有得；那麼現在都圓滿了，無欠無餘，啊，也沒有多，也沒有少，這是恰到好處。

「故經云，無比功德故能爾」：在這個本經上說呀，說為什麼能得到這個圓

滿的果位呢？就因為你有啊，無比的功德呀！你這個無比的功德，是從四面八方做成的，啊，不是一天到晚，或者我管著這個，啊，欺負那一個，啊，給這個一點麻煩，給那個一點呢，啊，面色看一看，這樣子就沒有功德了。功德，是啊，要利人，利益眾生；利益眾生，要一點一點的利益，不是一定要錢去利益眾生。

要怎麼樣子呢？「慈悲口，方便舌，有錢無錢都作德」。所以呀，這無比功德故能爾，啊，所以呀，他才能這樣子。因為什麼能這樣子？什麼樣子？就是這個佛的樣子。佛是什麼樣子？佛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呀，圓滿功德，圓滿自性，圓滿的果報，什麼都圓滿，沒有一樣不圓滿的，所以說「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就是這樣。

Door3_081-043

九深定用故者，謂海印定等諸三昧力故。賢首品云：入微塵數諸三昧，一一出生塵等定，而彼微塵亦不增等。

這個第九的因呢，是說「深定用故者」：這個定啊，是個深定，也就是深般若。定，定就是不動，這個不動啊，能生出來百千萬種三昧，由這個定裏生出來，所以呀，叫深定用。這所說的「海印定等」：在這個有說啊，海印發光，好像那個海呀，能定一切的山河大地，都影現呢，影印在這個海裏裡邊，叫海印定。等，那麼等就是其它很多了。很多，就是「諸三昧力故」：諸三昧，很多種的三昧。

在「賢首品云」：啊，賢首這個這一品裏邊有說，「入微塵數諸三昧」：說能以呀，徧入微塵數那麼多的三昧，「一一出生塵等定」：那麼悟入微塵數，在每一個微塵又啊，生出無量的微塵那麼多的定。「而彼微塵亦不增等」：雖然在這一粒微塵裏又生出來啊，這麼多微塵這個定，但是那個微塵呢，啊，

也不會再增多，也不會減少。

這種境界，你雖然看見入這個微塵這麼多的三昧定，而在這個微塵上邊，也沒有增；那麼減不減呢？也沒有減；既然不增，又怎麼能會減呢？所以呀，這無量無邊這麼多的三昧，這種境界就是啊，不可思議的境界，你沒有法子用這個凡夫的知見來計算它，啊，來譬喻它，所以叫不可思議的境界。

十神通解脫故者，謂由十通，及不思議等解脫故。不思議法品十種解脫中云：於一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法等。

「十神通解脫故者」：那麼第九啊，這是深定。第十呢，這個因就是說神通解脫。這個解脫者，這一句我又不會講了，(果護)來給講一講這十神通解脫故者，就單講這一句。

十神通解脫故者，神通，就是神之通，不是鬼之通。怎麼叫神通呢？這神呢，也就是個心，也就是心通；心裏有個神，所以呀，沒有說就知道了，所以就叫神通。那麼這個神通啊，有六種。

就是「天眼通」，這個天眼，不是說在天上長的叫天眼，是在我們人呢，修行能成就的這種天眼通。通，就是沒有障礙。所謂沒有障礙，就說凡夫的眼呢，只能看見呢，有色的這個相，能啊，那個無色的就看不見了；有色，也只有啊，這個障礙的色能看見，無障礙的不能看。那麼天眼通呢，不單有障礙的東西他可以看的見，無障礙的，天上的人做什麼，他都可以看的見，這叫天眼通。

「天耳通」，那麼單單能看的見，如果耳朵沒有通呢？你看天人嘴動彈，聽不見他說什麼話。啊，那麼天耳通呢，就知道天人所講的什麼話，啊，他在那啊，做什麼呢，都聽的見。那麼這是啊，說的遠。

那麼還有「他心通」，他心通啊，就是對方的心裏頭，舉心動念，你都可以知道；他這個心念一動，你這啊，就知道他想打什麼妄想了，這是他心通。

「宿命通」，宿命通啊，是不單知道他心生這個心，而且還知道過去生中是做什麼的。你過去或者是個男人，或者是個女人，或者是個出家人，或者是個在家人，他啊，一觀察就知道了。可是這觀察，又要啊，分羅漢的境界，和菩薩境界。羅漢，只能觀八萬大劫以內的事情；菩薩呢，就能觀八萬大劫以外的事情；佛呢，就能無量無邊，無邊無量那麼多的大劫的事情，也可以說呀，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曉；佛呀，這個境界是最廣大，那麼能知道啊，宿命通，那麼這宿命通。

又有「神足通」，又叫神境通，啊，就會飛行變化呀，遊戲人間呢！

又有「漏盡通」。這五眼六通，五眼，就是天眼、佛眼、法眼、慧眼、肉眼，這五眼。這個五眼和六通，是互相幫助的。所以呀，這神通解脫。

這個神通，你有了神通啊，有的人呢，又執著有這一種神通了，啊，就啊，很自滿的樣子，啊，你看我有神通了，我能啊，知道一切眾生的心了，就覺得很自滿的；自滿，就沒有得到解脫。你有神通，又能解脫，就不執著這個神通，這叫神通解脫。也可以說是啊，有神通，又有解脫，沒有執著。

這就是說啊，「謂由十通及不思議等」：有這個不思議的神通境界，等等；那麼「解脫故」：有了神通，又有了解脫了。「不思議法」：在這個不可思議這個妙法裏邊，這一品裏邊說，「十種解脫中云」：在裏邊呢，有這麼兩句經文說，「於一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法等」：在這一粒微塵裏邊，就能建立呀，這個三世一切佛法等。三世，就是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這三世。一切佛法等，一切啊，三世一切諸佛的法呀，都在這一粒微塵裏邊呢，就能

建立圓成。

由上十因，令前教義等十對，具上同時等十門，以為別教一乘義之分齊。

由上十因：因為上邊呢，這所說的這個十種因，所以呀，使令前邊所說這個教啊，「教義等十對，具上同時」：這個前邊所說這個十對呀，也都具足這種義理，同時啊，每一個因裏邊都有十門，所以呀，等十門。「以為別教」：作為這個別教的一乘，「教義的分齊」：這個教義的這種分別，和它的等齊。

Door4_001-044

第四教所被機者，夫教因機顯，離機無言，上說義理弘深，未委被(女丿)何根器；若明能應者，十身圓音，今直彰所被(女丿)。通有十類，前五揀非器，後五彰所為。前中一無信非器，以聞生誹謗，墮惡道故。

第四啊，講的是這個教，這「教所被機」。在那個第三「義理分齊」的時候，還沒有啊，知道這個所被何機。所以現在第四啊，講這個「教所被機者」。

「夫教因機顯」：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機；若沒有一切的機，那麼一切法都沒有用了。所以呀，這個教因機顯，有機，才能啊，這個法才能有用；若沒有機，這法就沒有用了。好像我們現在，在這個講堂這講經，這是有經了；那麼若沒有人聽，雖然說給桌子講，給板凳講，但是啊，也好像沒有一種啊，活潑的樣子，所以呀，必須要有人來聽。

這叫啊，有人聽這個法，說，哦！那個法師講經講的好！就把這法顯出了。啊，說那個法師講的也很普通的，那麼這個法也顯出來。所以呀，「離機無言」：沒有這個機，機，就是啊，眾生；沒有眾生來聽啊，你說法又有什麼用呢？啊，所以呀，離機無言。

「上說義理弘深」：上邊呢，所講這個義理呀，很大的，很深的，「未委被何根器」：可是還不知道啊，所教化的是哪一類的根性的眾生呢？啊，根，就是根性的眾生；器，這個器呀，就是載道之器；載道之器呀，就是他能啊，接受這個法來修行。這個器，並不是說像個茶杯，只可以裝茶來喝水；不是像這個鈴子啊，打它就響，這是只有這一種的用途。這個器呢，就是法身之器，法器。

那麼這個法器，「若明能應者」：你若明白能教化的，所應該教化的，這種機宜，「十身圓音」：這個佛有十種身，這十身，佛所說的音聲，是圓音。

「今直彰所被」：現在呀，就很直的彰明了這所被，所教化的這個機宜。「通有十類」：那麼有十類的這個機宜。這十類的機宜，有五種啊，就是非器，那麼有五種的根器，就可以呀，接受這種的法。

這所說的十類呀，「前五揀非器，後五彰所為」：前邊這五種的器，這五類的根器；揀非器，啊，揀擇呀，他啊，不是載道之器，不能修道；後五彰所為，後邊呢，這五種，表明了他可以修行了。「前中一無信非器」：第一啊，要有信心，你若沒有信心，這就啊，不是「器」，不能接受這個這種法。

佛法呀，好像大海似的，無量無邊，「莫知其源，難窮其底」，所以呀，很不容易明白的。但是有一個方法，你若有信心，就可以到這個大海裏邊去；你若沒有信心，就不是「器」。所謂：「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你有信心，可以到這個佛法的大海裏邊，又可以增長你的善根，成就你的功德；所以呀，「信」是最重要的！啊，你聽再好的佛法，你若不相信，這是一點好處也沒有，你必須要生出一種信心！

不信，怎麼就是「非器」了呢？這說的，「以聞生誹謗，墮惡道故」：你因為啊，你沒有信心，你一聽的佛法，你就生出一種誹謗的心來；啊，你這一

誹謗，就會墮落惡道，墮落惡道裏頭去，墮落三惡道。三惡道，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所以聽佛法，主要是要有信心。

Door04_002-045

二違真非器，依傍此經以求名利，不淨說法，集邪善故。下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為魔業。

三乖實非器，謂如言取文，超情至理不入心故。論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

上三皆是凡愚，故下文云：此經不入餘眾生手。

四狹劣非器，謂一切二乘，出現品云：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何況受持？故雖在座，如聾如瞽(ㄍㄨˋ)。

「二違真非器」：違呀，就是違背了；違背什麼呢？違背這個真如自性了；非器，這也不是載道之器，不是啊，就是不是可修行的根器，可修道的根器。怎麼樣說是違真呢？他「依傍此經」：他就依靠著這個華嚴經，藉著這個華嚴經的這個名，來呀，「以求名利」：啊，求名啊，求利。

說這華嚴經啊，這是經典裡頭的最大一部經，我們現在講這一部經，你們大家呀，都要拿錢來，要供養這個講經的法師；以前我聽說有一老法師，在沒講這個華嚴經之前，前三年，就啊，宣傳，各處去啊，通信呢，啊，向人化緣呢，我們這成立華嚴法會了，啊，你們要來作護法，啊，無論出家人，在家人，都要來作他的護法，都要給拿錢來。出家人呢，啊，你供養多少錢一個人；在家人呢，啊，那更要供養；三年以前呢，就發表這個消息。

那麼講啊，要講三年，這華嚴經，所以三年以前發表消息，啊，過了三年講

華嚴經，這又是三年，前後就六年。講完了經啊，說我們這個法會還不夠了，多少錢，差多少錢，你們這個居士要拿出來的，你們這要供養的。這就啊，以這個華嚴經，這叫依傍此經啊，以求名利，為的求名求利。

說這個，哦，講華嚴應啊，這是啊，最大的經典了，普通的法師講不了，這一定啊，得要有大學問的人，才能講這個經。誰不知道啊，哈，我們現在講這個經，我一點學問都沒有，違而不學。那麼所以呀，我們現在也不宣傳，說講就講；我們辦雜誌也是，說辦就辦；哦，這個(某某)，有錢嗎？這果詹也答的很好，不管！說辦就辦。可是說辦就辦，我們不要辦的拖拖拉拉的，拖泥帶水的，要啊，做的很迅速，很漂亮的。

裡邊也漂亮，外邊也漂亮；叫他外邊的人呢，找不出毛病來。我們這也不是求名，也不是求利。那麼所以呀，不用這個。

「不淨說法」：怎麼叫不淨說法呢？好像我們去加拿大這一次，那一班人，那就叫不淨說法。他還認為這個法是好了，但是他可惜他不會呀，說華嚴經；要會說華嚴經，那更不得了！他只會說一個四諦呀、八正道啊，這就是認為很微妙了。

那麼這以這個華嚴經來求名求利，有不淨說法的。「集邪善故」：這個也有點好處；可是好處啊，這不是真正的好處，這叫邪善，集邪善故，集聚呀，一些不正當的善。所以我們這個人，修，要修清淨的行，不要修這個邪善業，不淨說法，說法不清淨；啊，說法呀，就令人呢，入這個邪知邪見，令人呢，打妄想；本來沒有妄想，人家講這個經，講的把人妄想給講出來；這個思想本來很清淨的，啊，他一講，把人講的有一種染污的思想，這叫不淨說法。

「故下經云」：所以下邊呢，集邪善故，所以下邊這個經啊，說，「忘失菩提心」：說你呀，修行啊，你必須要發菩提心，你不能把你菩提心忘了；忘

了，忘失菩提心，也就是不淨說法。你要是不忘失菩提心，怎麼會說這個不清淨的法呢？啊，說這個染污法呢？不會說這個染污法。

我再呀，說清楚一點，什麼叫染污法呢？就是啊，講情講愛，這種法呀，這叫染污法，不淨說法，用這種情感呢，來控制著人，啊，叫人呢，啊，生出一種的染污想，忘失菩提心這叫，不淨說法就是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呢」：你修啊，一切的善根。雖然你行五戒，修十善呢，「是為魔業呀」：這都是魔王所造的這個業。

魔業怎麼樣啊？魔，就專講啊，這個情情愛愛的，專講這個染污法。所以呀，又講什麼叫博愛，又講什麼，啊，好像說啊，天主啊，你愛我呀，我愛你呀，我在你的心裡什麼，我在你的懷裡歐，你要在我的心裡，這講的你說多邈邈！這個就是啊，不淨說法。那麼修諸善業，雖然說是修一切的善根呢，是為魔業，這都是啊，天魔的種子。

「三乖實非器」：怎麼叫乖呢？乖，就是錯了。前邊那是違背真了；這是乖實，於啊，真實的道理，於實相的理體，他錯了，啊，弄錯了。弄錯了，所以怎麼樣呢？「如言取文」：他啊，講經，沒有啊，得到那個經中的道理，就是啊，照著那個皮毛上啊，那麼說；真理呀，顯不出來，所以這叫如言取文；像那個經上所說的那個話呀，取文，依文解義，就是再沒能啊，真深入一層。

好像那個道生法師，他講經啊，就不是如言取文了；那個經上說，「闡提無佛性」，他就一想，咦，闡提，闡提也是眾生之一，怎麼會無佛性呢？決定不是這樣子！啊，闡提有佛性，這就叫不是如言取文了，他明白這個真正的經中道理了，所以他講到頑石點頭。

啊，「超情至理不入心故」：超情，超出這種的情情愛愛這種的道理；這種

啊，大慈大悲的，不是在這個情感裏邊包著。至理，那麼至極無以復加這種理，這種真理，也就是實相理體。不入心故啊，你這個如言取文呢，人人都明白那個道理，你沒有講出一種高深呢，道理來。高深，就是超情；至理，最玄妙那個道理，不入心故，不能啊，令人心裏領會到，所以呀，這也不是啊，不能是載道之器。

「論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那麼在這個論裏邊呢，有一段經文說，你隨聲取義，你若是啊，隨著這個文字的聲音來呀，斷章取義，就是照這個意思啊，來講，有五過失，有五種的過失。這五種的過失啊，啊，就是心裡不能入，不能信，你沒有這個性、進、念、定、慧這五根，所以呀，沒有這五種的根，叫五種過失。

「上三皆是凡愚，故下文云：此經不入餘眾生手」：就是凡夫，和這愚癡的人。這個華嚴經，凡夫和愚癡的人手裏啊，得不到這個經典；假如他得到，他也不明白。那麼我們現在得到這個經了，又可以講，講的大家一點一點的把這個經的道理能明白了；這都是啊，在無量劫以前呢，和這個大乘的種子啊，有大因緣，和這個大乘經典有大因緣，所以現在啊，你們才能聽這個經，啊，學習這個經。

Door04_003-046

「四狹劣非器」：四啊，這個狹，狹，就是狹小；劣，就是壞劣，就是不好的；就是心量很小的，啊，沒有廣大菩提心，只知道自私自利，這就叫啊，狹劣非器，這也不是啊，一個載道之器，不是能修道的一種根性。這是說的什麼呢？就說的二乘。

「謂一切二乘，出現品云」：那麼二乘，就是聲聞、緣覺。這個在出現品說了，說，「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何況受持」：說啊，這個二乘的聲聞、緣覺

啊，裏邊呢，啊，「如聾如瞽啊」：雖然在這個法會這個座裏邊，啊，他好像聾子似的，又好像一個瞎子似的。他「有眼不見盧舍那」，這如瞽；「有耳不聞圓頓教」，這如聾。

那麼在前幾年我記得那個果容啊，說是啊，這個二乘的聖人都不能聞這個大乘的經典，怎麼我們現在凡夫都聞到這個經典了呢？我們這個雖然是凡夫，這都在無量劫以前種這個大乘的種子啊，和這個大乘的經教啊，有密切的關係。二乘啊，他為什麼不聞呢？他在往昔呀，沒有種這種的因。沒有種這個因，所以就在這個法會呀，如聾若啞，聽也聽不懂。

佛現千丈盧舍那身說的這華嚴經，根二乘的人呢，看見佛呀，還是那個丈六老比丘相；那個大菩薩就看見佛呀，是千丈盧舍那身，所以這個華嚴經啊，這教化菩薩，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的。

五守權非器，謂三乘共教諸菩薩等，隨宗所修行布行位，不信圓融具德之法故。下經云：設有菩薩，無量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聞此經，或時間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為真實菩薩故。

第五種非器，是什麼呢？就是「守權非器」：權呢，就是二乘，這個權教，不是實教。這個權教菩薩，他修是六度；非器，非呀，也不是載道之器。「謂三乘共教諸菩薩等」：三乘，菩薩、聲聞、緣覺，這三乘。這三乘是啊，這個菩薩共二乘，叫菩薩等。

「隨宗所修」：他隨他自己呀，所宗趣的那個法他修行，「行布行位」：他呀，修行他這個次第的法門，啊，這個道理。「不信圓融具德之法」：他不相信呢，這個圓融無礙，一修一切修，一成一切成，一證一切證，他不相信不歷僧祇獲法身這個法門，他不相信那麼這個頓教的法門，融具德之法。

「故下經云」：所以下邊呢，經裏邊又說，說什麼呢？說，「設有菩薩」：假設有這一類的菩薩，他在「無量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他呀，行這個六度啊，這個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他修這六種波羅蜜法。「波羅蜜」，是梵語，此云「到彼岸」。

他雖然修這個六度法門呢，可是他「不聞此經」：他又沒有啊，聽見過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或時間已」：或者呀，他有一個時候啊，聽見了，「不信不解」：他不相信有這種圓融具德的法，也不明白；「不順不入」：他也不順著這個法去修行去，也不入這個無礙法界的這個法門裏邊來。

「不得名為真實菩薩」：這個菩薩呀，不是一個真實的大乘菩薩，他是啊，雖然叫菩薩，只是一個小菩薩，不是啊，摩訶薩的菩薩，那麼所以不叫真實的菩薩。

Door04_004-047

後五顯所為中，一正為，謂是一乘圓機故。出現品云：此經不為餘眾生說，即通指前五，唯為乘不思議乘菩薩說；即正為之機，謂一運一切運，圓融行位，即深不思議。又能徧達諸教，即廣不思議。故文云：非餘境界之所知，普賢行人方得入等。

「後五顯所為中」：後，前邊呢，已經講這個五個是非器，那麼後邊呢，這五個是彰所為，所以說後五顯所為中，顯這個彰顯這個所為的，為的是什麼機？「一正為」：第一呢，叫正為，正為呀，這種機；是哪一種機呢？就是乘不思議乘菩薩這種機。

「謂是一乘圓機」：這種機呀，是唯一佛乘的圓機，不是啊，前邊所說那個三乘機。「故出現品云」：在這個出現品呢，裏邊有一段經文說，「此經不

為餘眾生說」：這一部經啊，不是為其他的眾生說的，是專為啊，這個佛乘的根性眾生說的。「即通指前五」：這個就是啊，指不為餘眾生說啊，這是，什麼叫餘呢？就是前邊那五種非器，所以呀，通指前五。

「唯為乘不思議乘菩薩說」：這就單是啊，為這個乘，這個乘啊，為這個佛乘，不思議乘，修這個不思議的這個六度萬行這個菩薩說的。「即正為之機」：這個呢，就是正是為這種機呀，來說的。「謂一運一切運，圓融行位」：那麼這一，你若是一運，運呢，這個運，就是由這個凡夫，到這佛地，這個運。由凡夫啊，運到佛的地位上了；一運，你一個若是啊，去了，一切眾生都會去的。啊，這種法呀，就是不可思議的圓融法，圓融行位，這是圓融的一個修行的果位。

「即深不思議」：這個呢，就是深不思議這種法。「又能徧達諸教」：那麼這深不思議，是一運一切運呢，由這個凡夫到佛的果位上啊，都有這種不思議的境界，又能徧達諸法。徧達諸法，就是通達一切諸教，諸法，諸教，一切的教啊，都明白了。「即廣不思議」：這個呢，就是廣大不可思議；前邊深不思議，這是廣不思議。

「故文云，非餘境界之所知啊」：不是啊，前邊那五類的眾生他們的境界所能知道的，「普賢行人方得入等」：這個普賢呢，大行菩薩他這個修行的人呢，才能入這個不可思議這個解脫般若門呢！

二兼為，謂即時雖未悟入，而能信向成種。如出現品食金剛喻，故地獄天子十地頓超，大海劫火不能為障，約未悟入，故名為兼。

這個「兼」呢，就不是專為這種機來說的法，是啊，附帶的意思；附帶，就是啊，正化菩薩，旁化二乘。那麼說菩薩，在這個法裏頭包括著，那麼二乘度不度呢？也是一樣度的。前邊說那個菩薩呀，修六度，六波羅蜜；雖然經

過無量無邊那麼的那由他劫，可是他沒有啊，聽過這個華嚴經，或者有的時候他聽過他不相信？那麼這一類的眾生啊，是不容易度的。

現在啊，這「兼為啊」：那個聽過這華嚴經，而沒有啊，明白，沒有悟入；可是啊，他也雖然沒有信，他也沒有不信。這現在說啊，好像吃這個金剛的到肚裏頭去，始終不會消化的，一定會要還會啊，在那的。這就是啊，聽這個大乘的佛法，雖然當時他這種啊，菩提心沒有發，將來一定發。那麼這一段呢，文就是為的這一類的眾生；他已經種過大乘的種子了，等啊，將來他會結菩提果的；所以這叫兼，叫兼為。

「謂即時雖未悟入啊」：說呀，在他聽這個華嚴經的時候，雖然沒有悟入啊；就好像啊，我們現在講華嚴經，雖然沒有完全明白，但是也不譏謗，也不會說啊，啊，這個法，這沒有這麼回事，這都是啊，談玄說妙，只是憑空啊，捏造出來的，不是真的，這就譏謗了。那麼這個我們雖然不太明白，但是也沒有譏謗，這叫沒有悟入，當時沒有悟入。

「而能信向成種」：可是啊，有多少信心，又有多少啊，這個迴向的心，成啊，成就這個菩提種子，成就啊，這個金剛的種子，信向成種。「如出現品云」：好像啊，這個出現品呢，那經文上說，說，「食金剛喻」：啊，那一品呢，一個譬喻就好像吃了金剛啊，始終不消化，始終它會出來。

「地獄天子十地頓超」：這個有地獄天子啊，這個十地頓超啊，「大海劫火」：等這個火災這個劫的時候啊，把這大海都燒乾了，啊，把這水都燒沒有了，空中啊，現出七個太陽來。現在人造衛星，又探月球，將來人可以到月，又可以到日，那麼空中現出七個太陽啊，把這個大海水都給呀，照乾了，龍啊，都死了，這叫大海劫火。

「不能為障」：啊，你若是要有一種啊，信這個大乘啊，華嚴經，這個大乘

的種子種下去，就是劫火燒啊，也燒不壞，這個大海劫火也不能啊，障礙你的修道。「約未悟入」：這是啊，約略著為這個沒有啊，開悟，沒有啊，深入這個華嚴的經藏，「故名為兼」：若這一類的眾生機呀，來說這種的法，所以呢，這個第二叫兼。

沒講經之前，那麼先要來一個考試，這昨天講這五種非器，誰也不要看書，那麼說一說都是什麼？

Door04_005-001 63.華嚴經疏懸談-第四門-教所被機-宣化上人

三引為，即前權教菩薩，不受圓融之法。故十地之中，寄位顯勝，借其三乘行布之名，彼謂同於我法。後因熏習，方信入圓融，以離此普法無所歸故，權教極果無實事故。

那麼前邊呢，那五種非器，非器，就不是啊，可載道之器，這五種人呢，不能修行。那麼後邊呢，這又有五種，能彰顯出來他能修行。

這第一呢，昨天講的就是「正為」，第二呢，就是「兼為」。現在第三呢，是「引為」：怎麼叫引呢？引，就是接引，也就是一種影響，影響眾，所以呀，叫引為。無論什麼事情，一定啊，要有一個因由；這個引為呀，也就是因由。這個引導他，來呀，信這個圓融無礙的法門。所以三呢，引為。

「即前權教菩薩，不受圓融之法」：這個呢，就是前邊那個守權的那一類的菩薩。那一類的菩薩，不說是啊，非器嗎？不是載道之器嗎？那麼現在怎麼又引為呢？就因為他不是載道之器，所以現在要引，接引他呀，成為載道之器；能以呀，修行了，能以呀，迴小向大，發大菩提心，不像以前那個樣子。所以說即前權教菩薩，不受圓融之法，他不接受啊，這個圓融之法。

他說這個圓融之法，這個太玄妙了，啊，怎麼又可以一物一切物，一通一切通，一運一切運，一證一切證，怎麼能這個樣子呢？這個豈有此理呢！哎，在他的腦筋裏頭啊，就不相信這種法。也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啊，以前這個科學沒有發明的時候，你若這個講啊，說是將來人可以到月球裏頭去旅行，他是不相信的。

你若說呀，將來有飛機，沒有飛機的時候，好像兩百年以前，三百年以前，啊，你若和人說呀，將來人會坐到飛機上在空中飛，啊，這個宇宙間呢，就好像三、五步啊，這麼遠，啊，盡虛空徧法界呀，也都是啊，啊，不是很大的，他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人呢，會坐到飛機上去飛。這也就是這個權教菩薩，他不懂這個圓融的這個法，一個樣的，對他講啊，他不懂，不明白？啊，什麼叫圓融呢？

啊，「故十地之中」：所以呀，在這個十地菩薩，「寄位顯勝」：本來這個十地菩薩都是大菩薩了，啊，寄位，他呀，寄託啊，到這個權位的菩薩，這個權教菩薩；權，是啊，權巧方便的；他寄到這個位呀，寄到這個權教上，本來他們都是實教菩薩了，他寄位顯勝，寄到這個權教上啊，顯出這個圓融啊，這個法啊，是特別殊勝的，特別圓滿的。

所以呀，「借其三乘行布之名」：就藉這個三乘，聲聞、緣覺、菩薩；行布，他有次第的名字。啊，「彼謂同於我法呀」：他就說了，他說，哦，這個呢，圓融無礙的法門呢，我們修的也是這個法嘛！還怎麼另外有圓融無礙的法呢？這豈不是頭上安頭嘛！這太胡鬧了嘛！啊，我們不要相信那個，我們修這個聲聞、緣覺、菩薩，這已經都是圓了嘛！同於我法，他說呀，這個圓融無礙的法呀，和它是一樣的。

「後因熏習呀」：那麼先他他不信，那麼久而久之了，在一起來熏習；熏習，就好像啊，這個點著一種香啊，來熏；我們在這個佛堂裏邊呢，啊，有這種

檀香味呀，常常這麼薰，啊，久而久之就都變成有一股檀香味了，這叫薰習。

那麼他本來是修啊，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他沒有修這個圓融的這個佛乘；那麼現在在一起呀，薰習，久而久之，就是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常常和這紅色的在一起，久而久之，不知不覺就變成紅色了；你若和這個黑色的東西在一起，久而久之啊，你不知不覺也就變成黑色了，那麼這都是啊，一種薰習的關係。

這個小乘的人，和這個大乘的菩薩在一起，久而久之啊，也就變成大乘的菩薩了，所以就薰習。「方信入圓融」：那麼他呀，薰習薰習時間久了，他就啊，信這個圓融的法門了，信這個圓融具德啊，這種圓教的道理了。

「以離此普法」：那麼就啊，他信圓教了，就離開以前他說這種聲聞、緣覺啊、菩薩這種普通的這個法。因為他若不離開呀，這個法，他就無所歸了，不能成佛。所以呀，他離開這種法，他就啊，有所歸了。

為什麼呢？「權教極果，無實事故」：這個權教的這種教理呀，就到最高了，也是啊，權教的菩薩；他修行的是六度，沒有真實的果位。所以我們人呢，修行，一樣的菩薩，又有啊，權教的菩薩，又有實教的菩薩。

所以在古人呢，有這麼一首偈頌說的是很好的，說，「**魚子奈摩羅，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這魚子是很多的，但是能變成魚的也啊，不太多，有的牠就不能變成魚。奈摩羅果，這個開的花呀，很多，它結的果呀，是很少；這也是啊，叫因中多，魚子也是因中多。還有呢，這個菩薩，菩薩發心，他初發心的菩薩是很多，可是啊，真能證裏到這個大菩薩的果位，也是很少的。所以說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

那麼現在我們講這個五教，小、始、終、頓、圓；小教、始教、終教、頓教、

圓教；前邊這四教啊，都是在因地的修道位，唯獨圓教啊，才是在果地的證道位。所以呢，現在這個「引為」，就引這個權教菩薩，來呀，歸於實教。也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你們現在這個影響眾一樣。本來你們各位啊，都很明白佛法了，可是啊，願意做影響眾。影響眾啊，就作為還沒有明白佛法，那麼常常聽經，常常啊，學法。這是什麼？就接引這個沒有啊，聽過經的，沒有啊，學習過佛法的。

好像今天來這位這個謝教授，和這位這個甘太太，還有這位這個小姐，她們也常常啊，研究佛法，對佛法都很明瞭了，恐怕比我知道的更多；那麼她們都啊，來這聽經，實際呢，這就「引為」，這就叫引為，做影響眾。

Door04_006-002

那麼你們各位呀，這美國人，都是以前呢，發願來的，到這美國弘揚佛法，要做影響眾；本來都很聰明的，也就把這個聰明啊，都收起來了；啊，我們要學，我們要學，啊，真的！你笑，我不是給你們戴高帽子，的確是這樣情形。你看，又有做博士，又有做碩士的，又有做學士的，我什麼「士」也不是，我是叫「無士」。那麼沒有「是」，就是「非」了，就是非。

所以我給你們講的，這不是我給你們講的，就叫非了。誰講的呢？這是以前呢，清涼國師講的，以前呢，佛講的。不過我啊，好像這個收音機一樣，把這個聲音再給放出來；又像那個廣播電台似的，把這個以前人所說的道理再給廣播出來。所以你們信，是要信清涼國師，要信釋迦牟尼佛，不要信我！我呀，因為是個無士，沒有「士」，我所講的都是不對。

那麼不對為什麼又要講呢？我講出來不對，你們就會找著這個對的。這個「**道找一面，理論兩平**」，因為我講一個「無是」，你們就會找一個「是」了。所以呀，也就好像那個涅槃經上說，「闡提無佛性」；道生法師他說，哎，

這不對，有佛性！闍提有佛性！一些個出家人都反對他這個說法，哎，經典上說無佛性，你怎麼要說有佛性！你這是一個標異現奇，大家都要反對你，就把他給遷單了。

遷單，他跑到那個虎丘山上，自己給這石頭講，他說，你們雖然都是石頭，可是，但是你們都有情無情，同圓種智啊，你們都是啊，將來有辦法了；你們現在說我講這個闍提有佛性，是不是這樣子呢？啊，你說這些個石頭怎麼樣啊？就都點起頭來了。怎麼樣點頭呢？石頭怎麼會點頭呢？啊，也沒有風來颳它，它怎麼會點頭呢？這就是啊，他說的對了，這是一種感應。

那麼頑石能點頭，這啊，無情也會聽法的；那麼無情既然會聽法，那麼「無是」，當然也就會有個「是」了。因為什麼呢？因為你沒有白天，就沒有晚間；沒有善，就沒有惡；沒有是，就沒有非；那麼我這「 \square 又'是」也「 \square 又'非」了，沒有是也沒有非了。無是無非，這就是啊，佛教的真實道理，沒有是，沒有非；有是，有非，都是對待法。

四者權為，即是二乘，謂既不聞，況於受持？故諸菩薩權示聲聞，或在法會而聾盲，彰其絕分，或示在道而啟悟，知可迴心。

「四者」：第四啊，這個彰為，這是啊，叫「權為」：怎麼叫權為呢？就是啊，「為實施權」。這個權為，也就可以說是為權，為的這個權教的這個菩薩；而示現呢，這個權教的這種的身份，所以叫啊，權為。權為，它不是啊，真正的是個權，是啊，故一來現這麼一個權乘。這就說的什麼呢？這說的二乘，「即是二乘」：二乘，就是聲聞、緣覺。

「謂既不聞」：這是所說的二乘人呢，他們對於這個華嚴經，既然「絕分」，沒有分；所以呀，他們「有眼不見盧舍那，有耳不聞圓頓教」。「況於受持」：那麼他聽都不能聽，你叫他怎麼樣去受持呢？怎麼樣去依法來修行呢？他根

本也就不明白這個法，你叫怎麼樣修行呢？所以那麼這個實教的菩薩，也就示現呢，這個權教的樣子。

「故諸菩薩權示聲聞」：所以這個十方的諸佛，菩薩；十方諸佛是慈悲，所以呀，就使令這一切的諸菩薩，示現聲聞身；他示現，權示聲聞；那麼它雖然是聲聞，可是內裏邊呢，是修的菩薩行；外邊呢，現出來是一個比丘，比丘相。「或在法會而聾盲」：或者在某一個法會，他如聾若啞的。盲，就是眼睛看不見，就是前邊那個瞽；聾，就是聽不見。在法會裏本來他是啊，明白這個法，他還啊，示現這個聲聞身，他叫自己不明白這個法。

「彰其絕分」：這個也就彰明啊，彰明，令他一般人看見他，啊，對這個大乘法也絕分，沒有什麼這個緣，與大乘法沒有這種因緣；絕分，沒有他的分了。「或示在道」：或者呀，示現在這個修道的時候，「而啟悟」：起悟啊，就開悟了，修修他開悟了；啊，本來他沒有分的，但是啊，他也開悟了。「知可迴心」：所以呀，令這個權教的二乘人呢，也知道能以呀，迴小向大，發這個大菩薩心。

Door04_007-003

五遠為，謂諸凡夫外道闡提悉有佛性，今雖不信，後必當入。故出現品云：如來智慧大藥王樹，唯除二處不能為作生長利益。所謂二乘，墮無為坑，及壞善根非器眾生，溺大邪見貪愛之水，然亦於彼曾無厭捨。前三非器是溺邪見，第四非器是墮深坑，故皆揀之。今四及五，明佛無厭捨故，示而誘之，熏其成種。

這第五的彰為呀，是怎麼樣呢？是「遠為」：這個遠呢，就是說的無量劫無量劫，佛呀，都不捨這個眾生，那麼雖然經過無量劫，那麼佛還要度這一類的眾生。「謂諸凡夫外道」：這說的這一切的凡夫，和這個外道；「闡提悉

有佛性」：闍提，就是信不具的這一類眾生，沒有信心的這一類眾生；他們都是有佛性的，所以才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

那麼闍提雖然他暫時信不具，將來呀，很遠很遠的時間呢，他也會發信心的；只要他一發信心，就會成佛的。「今雖不信」：所以說現在他雖然是不信呢，啊，「後必當入」：將來，後啊，就是遠，當入，他一定啊，入到這個大乘佛乘裏邊來。

「故出現品云」：所以呀，在這個出現品裡頭，有幾句經文就這麼說了，說，「如來智慧大藥王樹」：如來的智慧呀，就好像一個大藥王樹似的，無論什麼病都可以治，無論哪一類的眾生都可以度。這個大藥王樹啊，又叫不死藥，那麼能治一切病。

「唯除二處，不能為作生長利益」：唯獨啊，就有兩個地方，兩種啊，的眾生，他不能啊，幫助他生長的利益。「所謂二乘墮無為坑」：那麼這兩處啊，是什麼呢？就是所說的二乘，聲聞、緣覺。這聲聞、緣覺啊，他啊，中道自畫，在這個半路上啊，他就啊，畫上一個界線了，他說，我不能再往前進了，我就在這個地方，這叫中道自畫；也叫「半途而廢」，走到半路上，他啊，不向前走了，就在那停止了。

停止那個地方啊，啊，前邊也不到佛的果位上；後邊呢，他又比眾生啊，比這凡夫，又有一點智慧，但是不是究竟的。墮無為坑，他在那啊，就是無所作為了，做自了漢了，什麼他不弘揚佛法，也不教化眾生，就是顧自己，所以這叫墮無為坑，墮到無所作為的這麼一個坑裏頭。

「及壞善根非器眾生」：和這個壞善根，他不單不種善根，而且他把自己的善根也都破壞了，這一類的眾生。這怎麼樣呢？「溺大邪見呢」：他掉到這個大邪見裏頭，在這個大邪見裏邊呢，好像就被這個水淹上了似的，被水

給淹上；這個大邪見呢，譬如水。那麼「貪愛之水」：這邪見，什麼邪見呢？是貪的邪見，愛的邪見，這個貪愛。

所以呀，唉，眾生啊，為什麼不能開悟？就因為有貪；你貪財呀，也是貪；貪色呀，也是貪；啊，貪名啊，也是貪；貪利呀，都是貪，這個貪。愛，啊，男貪女愛，這種啊，愛，也好像這個水似的，把人都淹死了；這貪愛之水呀，是最厲害的。你不明白佛法的人，你叫他不貪不愛，啊，你殺了他，他也放不下！

「然亦於彼曾無厭捨」：雖然二乘墮到這個無為坑裏了，啊，墮到這個邪見裏頭，和這壞善根的這一類眾生，可是佛呢，還不捨棄這一類的眾生。不厭捨，曾無厭捨，佛呀，不會說，啊，你這個二乘掉到無為坑裏了，我不管你了！這個壞善根的眾生啊，啊，你呀，溺大邪見呢，啊，被這個邪見貪愛之水把你淹死了，我不管你了！不會的。

佛呀，是曾無厭捨，不會討厭你，不會呀，捨棄你，不會不度你。所以呀，啊，你看佛多慈悲！眾生啊，怎麼樣壞，怎麼樣不聽話，他還要度他，還要啊，教化他，這就是佛呀，和一般的眾生不同的地方。

「前三非器是溺邪見」：這個不信，違真，乖實，這個凡夫外道啊，這三類的；溺邪見，他們這就是啊，沉溺到這個邪見裏頭。第四非器呢是墮深坑：第四，前邊說那個第四非器呢，就是那個狹劣的二乘，他們墮到這個無為坑裏頭。「故皆揀之」：所以呀，在前邊要把他揀擇出來。

「今四及五」：現在這個第四啊，這二乘，第五這個守權的，啊，「明佛無厭捨」：這個都是啊，說明了佛呀，不討厭這一切的不聽話的眾生；「故示而誘之」：所以呀，又示現出這一個權教，來呀，誘導他們，來呀，接引他們。誘導啊，啊，就好像那個佛啊，空拳度子似，這叫誘，引誘他。小孩子

要掉井裏了，佛說，啊，我這手裏有糖，你快來拿糖來了！那小孩子就回來了。

「熏其成種」：那麼熏修啊，令這個這種的這一類的眾生啊，啊，耳朵一聽見這個大乘的法，就永遠呢，成為道種了。那麼這個五種的彰為呀，也就是前邊那五種的非器。不過，這就好像啊，這人一個手似的，人手，你翻過來就是手背，翻過去就是手心；那麼一邊是陰面的，一邊是陽面的。

你跑到那邊去，就是非器；你若能再回來呢，就是器。所以我們修道的人，無論什麼人都可以修得道的，只要他能改過自新，可以修道的。好像這一個好人，和一個壞人，是不是兩個呢？不是。這好人、壞人都是一個的；那麼是一個，為什麼又有一個好的名，有一個壞的名？這好的名，就因為啊，他盡做好事，所以變成好人了；那麼他盡做壞事呢，就變成一個壞人。所以呀，這並不是兩個人，是一個。所以這五種非器，和五種彰為呀，合起來雖然說是十類；但是還是啊，那五種變成十類。那麼善和不善，推本窮源呢，你追究它那個源流，都是一個。

Door04_008-004

又彼品中明不信譏謗亦種善根，謂謗雖墮惡，由聞歷耳，終醒悟故。又云：如日亦與生盲作利益故。

「又彼品中」：這個彼品呢，就是這個見聞利益品，見聞利益品呢，那裏邊說啊，你就不信呢，都是種善根的。前邊說不信是非器，不是載道之器，那就是啊，往陰面上說。那麼現在又說，不信也種善根，你看這妙不妙！不信都種善根。說，那我就不信了！噢，那你就種了善根了，就不怕你不信！

所以我常常對你們講，我不需要你們信，只要你們聽就可以；你一聽，啊，

就好像那個金剛啊，吃到肚裏去，始終不會消化的，始終啊，它是在那。這所謂啊，「一歷耳根，便成道種」，一聽到你耳朵裏頭去，在你那個八識田裏呀，就有金剛種子種下去了；種下去啊，你就不信也有善根了。因為它跑到你的八識田裏頭去了，這個金剛的種子，啊，你不會呀，把它沒有了的。

「明不信」：這個在這個見聞利益品呢，他就啊，不相信，啊，也會種善根，「譏謗亦種善根」：不單呢不信，甚至於你就譏謗，都種善根。說那我就譏謗囉！啊，那可不要這麼樣子！雖然種善根呢，只是往遠來說，不知道經過多少無量無量無量那麼多的阿僧祇劫呀，這個善根才能生出來，不知道經過多長的時間？

所以呀，那個在法華經，常不輕菩薩，見到人頂禮叩頭，那些個增上慢比丘，就譏謗他，罵他，可是這些比丘啊，都要墮地獄的。墮地獄啊，等這個世界這個劫壞了，沒有了，他又轉到啊，其它的世界，譬如轉到東方去；啊，東方的世界又壞了，他又轉到東南方；東南方世界壞了，他又轉到南方；啊，南方這個世界壞了，他又轉到西南方；西南方世界壞了，他又轉到西方；啊，西方世界壞了，他又轉到西北方；啊，西北方這個世界壞了，他又轉到北方；啊，北方這個世界壞了，又轉到東北方；那麼東北方這個世界壞了，啊，這八方都轉遍了，他又轉到上方去；上方這個世界也壞了，他這個阿鼻地獄這個罪呀，又轉到下方來；那麼這十方他都啊，轉遍了，這個實方的世界都有成、住、壞、空，成、住、壞、空，那麼經過這麼長的時間，那麼他才呀，又得到這個常不輕菩薩給他說法，教化他；他才能啊，發菩提心，成佛道呢！你看，這經過多長的時間？

這個譏謗也得利益，也是這個樣子；所以你不要聽說那譏謗都種善根，我就譏謗佛了！你譏謗佛，你不要講你，你看看世界這毀謗佛的多少？你看看多少人謗佛的？可是謗佛，他只說一句「佛」！啊，他這個金剛種子就種下了，就怕他連一個「佛」字都不說！

就像那個地藏王菩薩想要度這個秦檜似的，啊，給他在心裏寫一個「佛」字；只要他念一句佛，說那個字念「佛」，他的所有所造的罪都沒有了，地藏王菩薩就這麼慈悲他！可是他的業障鎖，業障把他來綁著他，不叫他得到解脫，他就不念，他說，那個字我認識是認識，我不單中國的字，外國的字我都認識，但是我就不給你念！你看，就不給人念，所以他罪業就不了。

那麼這個謗佛呀，也種善根，但是我們可不要學這個謗佛的；謗佛這一類的人呢，是很危險的。雖然種善根，它是遙遠的一個善根，不是啊，很近的。

啊，「謂謗雖墮惡」：這個道理呀，說謗毀佛呀，雖然是墮落三惡道啊，墮落餓鬼、地獄、畜生啊；但是「由聞歷耳」：因為他啊，聞這個法，「一歷耳根，便成道種」，就成了修道的種子了。啊，「終醒悟故」：那麼將來啊，他一定會發覺悟的心，啊，到機緣成熟了，他就會啊，發菩提心了。

「又云，如日亦與生盲作利益故」：又有一個道理來比喻。比喻什麼呢？比喻這個人呢，生來就沒有眼睛，看不見太陽，啊，人家說太陽啊，是紅色的，啊，他說紅色的；人家說太陽啊，是白色的，他說，喔，是白色的；人說太陽啊，是青色的，他說，喔，太陽是青色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啊，哪個對？不知道的。人家說太陽是圓的，喔，太陽是圓的；又有人告訴他說不是圓的，是四方的，喔，這個太陽是四方的；又有人告訴他，說太陽啊，是三角形的，也不是圓的，也不是四方的，是三角的，那麼他就像，喔，這個太陽是三角的，啊，不知道太陽是什麼樣子？

究竟他也因為看不見呢，所以旁人對他講，他也不懂？可是但是啊，他也得到利益，為什麼呢？這個太陽生長萬物，啊，所有的穀米他吃，所有的這個白天這個陽光，他也受這陽光來照。雖然他看不見，他不知道呢，可是一樣得到利益，一樣得到好處。

這就是啊，雖然他不明白佛法，只要他在佛法裏邊，有這一種薰習的經驗，有這種薰習的感覺，那麼他就得到利益。所以雖然生盲，他也得到太陽光的好處。這個雖然不相信的人，就等於生盲一樣的，那麼他也會得到佛的好處。

這個佛教啊，所以它偉大，也就偉大到這個地方；不是說，信者得救，他不信者也得救，你信不信都得救；你看這個，是不是偉大！一點界限沒有。沒有說，哦，你若不信我，你就不行了！你就做好事也要墮地獄的；你若信我，你做壞事也升天堂了，這是土匪的宗教，不講道理的宗教才這樣講。

佛教不是這樣子，你信也得救，你不信也得救，不過早得救，晚得救的問題。那麼你現在不相信，是將來得救；你現在若相信，現在得救。所以呀，偉大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地方。佛教裏頭，一個眾生也沒有在佛教的外邊去，沒有跑到佛教外邊去；你信不信，都是在佛教裏邊。

所以，啊，你們現在皈依我的，在這的也可以，你跑了也可以，沒有問題的。你在這，你不相信我，也離的很遠的；你離的很遠的，你若有一種信心，也和在這個地方一樣的。啊，所以呀，在佛法裏頭，這一點，就是其它的宗教啊，那個理論它沒有這麼高明，沒有這麼高，這一點你們各位要特別注意！

所以呀，你若明白這一點了，那就和這個無論哪個宗教去辯論去，他就沒有法子來說的贏你。我們這個(某某大師)，為什麼他沒有話講了？就因為他還沒有明白這個道理。這是根本，你把這根本一抓住了，其它的那都是小問題。佛教就是這樣子，信不信都可以；你現在在這個其它宗教，沒有問題的，**將來都是佛教徒**。因為佛教，所有的眾生都有佛性的，那麼其它宗教徒他不是眾生之一嗎？所以那個道生法師他說，「闡提皆有佛性」，也就是這個道理嘛！所以你這一點要特別注意！我們學佛法的，這一點你若是不懂啊，那就是不懂佛法。

Door04_009-005

又如大海潛流喻中，明無不具有如來智慧故。又破塵出經卷喻中，若除妄想，皆見佛智故。

「又如大海潛流喻」：那個大海潛流啊，那個大海呀，啊，所有的那個流，無論粗的細的，都歸這個大海。啊，佛法呢，佛教就像個大海似的，無論你是什麼，啊，信不信，都要歸佛教的，也不勉強你信，但是你也跑不出去，沒有法子跑；因為法界都是在佛性之中，你往什麼地方跑呢？啊，跑得了？跑不了的。所以就像那大海容納細流似的，一切的流啊，都終歸於海。

所以呀，就「明無不具有如來智慧故」：就是所有的眾生都具足啊，如來的智慧德相。「又破塵出經卷喻」：啊，好像啊，把一粒微塵剖開了，出大經卷這一個比喻。啊，「若除妄想」：你若能把這妄想除掉了，啊，「皆見佛智故」：都就會自己見到自己本有的佛性了。

此皆明有自性，住性即是所為，況法性圓融，感應交徹，無有一法而非所被。

這個就是明白說明了這個人人都有佛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那麼既然皆有佛性了，所以呀，「住性即是」：你呀，能住到這個佛性上，這個就是啊，自己的本有的佛性了。即是所謂「況法性圓融」：這個法性是圓融無礙的；前邊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這是啊，圓融的法門。那麼既然圓融了，就有一種感應道交，所以叫「感應交徹」：有感斯通，無求不應，這叫感應啊，交徹。

「無有一法而非所被」：所以沒有一個法呀，而不是所被的，也就是沒有一種機而不是所被的機。這個《華嚴》大教啊，普攝群機，一切的有情無情，

同圓種智，所以呀，這個教所被機，就是大乘，小乘，啊，都一起呀，教化，那麼把這個有情無情，將來都是啊，成佛的！

所以「生公說法，頑石點頭」，頑石，就是無情。以生公他的這種道德，感應的頑石都會點頭，況且這個佛法啊，更是啊，廣大無邊的，所以這所被機呀，是沒有邊際。